



西江志卷第一百四十三

藝文 詔勅 表牋

宋

賜答張商英上仰山瑞禾表手詔

宋神宗

張商英省所上表袁州仰山太平興國禪院園中產穀一本
兩莖七穗事具悉博原效祥嘉禾育秀和氣所感元貺昭彰
匪耘匪耔以挺生如坻如京之將見卿為時柱石秉國鈞衡
召此至和實惟變理忽披竿牘曲盡形容實野充箱行慶豐
年之兆歸美報上不忘忠蓋之誠省覽已還益深嘉歎

明

免江西稅糧詔

明太祖

朕本農夫深知民間疾苦及至親率六師南征北伐備知將



士之勞方今天下一統朕以中國精銳駐守遐荒豈但風俗之殊亦有寒暑之異艱難萬狀朕不忍言然欲鎮安吾民必資守邊之力其於科徵轉運未免勞民理勢相須蓋不得已也念爾江西之民未歸附時土豪割據地方狼驅蠶食貲財一空歸附之後供給繁重已經九年其爲困苦朕甚憫焉今年秋糧盡行優免於戲四海蒼生皆吾赤子愛念之意旦暮不忘緣事有緩急故恩有後先咨爾人民體朕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徵處士吳與弼敕

明英宗

皇帝敕諭江西撫州府崇仁縣處士吳與弼朕奉祖宗丕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亦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

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顧乃嘉遯丘園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言望爾來儀以咨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而獨善自安豈其本心諒爾於行藏之宜處之審矣今特遣行人曹隆詣爾所居徵爾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爾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望之意故諭

褒崇羅倫勅

明孝宗

士之立身行道必取法於聖賢國之勵俗作人必首崇乎忠孝眷我先朝之遺彥未沾沒世之休光風化是關褒崇可後爾翰林院修撰羅倫志慕孤忠心潛正學狀元及第曾無溫飽之圖法從登庸蚤著剛方之譽凜危言之廟上事切綱常寧守道以忤時分甘貶謫留署有賜環之命達人以拂袖爲高累抗封章竟歸舊隱急流勇退振廉頑立懦之風苦節清

修以授徒著經爲業鄉邦化服士論推尊正氣浩然猶充塞
乎天地英聲偉甚實增重夫朝廷茲特贈爲奉訓大夫左春
坊左諭德謚文毅嗚呼心不慮於功名爾故遺榮於當世事
有裨於名教朕將示勸於將來惟靈爽之如存庶恩綸之歆
服

辭位歸國表

陶侃

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之恩陛下睿鑒寵靈
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
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及所以憤
愾兼懷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
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葬今在潯陽緣存處亡

無心分違已勒國臣修遷改之事刻以來秋奉迎窀穸葬事
訖乃告老下藩不圖所患遂爾綿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
前者猶謂犬馬之齒尚可少延欲爲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
季龍是以遣母丘奧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遂於此
長乖北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遴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
宣土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姿天縱
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羣雋司徒導鑒識經遠光輔三世
司空鑒簡素真正內外惟允平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
時即陛下之周召也獻替疇諮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
賴謹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
章荆江州刺史印傳祭戟仰戀天恩悲酸感結

南北朝

與廬陵王牋

謝靈運

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謝封建昌侯表

沈約

陛下投袂萬里拯厥塗炭臣雖心不吠堯而迹淪桀犬此則王業始基臣所不與徒荷日月之私竟無蒸燭之用天命元鳥非止今日受命作周其來久矣雖復備數樂推與同謳頌而誠微弱草效闕纖塵遂班山河之誓叨佐命之賞亦何以

慰悅帷帳酬報爪牙

為臨川王解揚州表

劉潛

臣自馳傳斗牛作牧淮海政刑兩空璿璣六運既昧弛張之要猶慚大小之獄故以結泳濡翼取愧能官每一進思無忘退食誠復恩私可憑而彛倫難紊敢恃慈弘冒披心欵乞解州任少弭素餐

唐

為第二舅讓江州刺史表

李嶠

臣某言伏奉恩制以臣為江州刺史寵命載臨憂惕若厲臣行踈道缺學淺藝空百里絃歌尠蒲密之化六條贊貳乏海沂之績幸屬乾坤改旦堯舜為君下邑多淳朴之氓太平無峻切之政遂得逾安高秩未抵直繩尚且叨價藩廷竊譽人

口挂二星之光彩達九臯於霄漢畫餅虛名孰云可錄素餐
厚責竊懼未弭不謂聖恩旁暢天造曲成錫大官之印綬剖
尊城之符竹飲冰懷炭內慙外悚况夏首西浮水陸交湊荆
門東會舳艫相接是謂九江之府實殷三楚之郊旋顧庸虛
本慚幹理將何以階浮獸之政術奉錫龜之職貢負乘之累
豈但於身災敗駕之憂慮虧於國重臣雖貪冒苟在進趨至
於上負帝難下速官謗猶恐知懼不敢寢默伏願回光三舍
收霈九天徵漢濱之翹楚罷燕宮之緹襲則共理之寄無蹇
於外臺得賢之什復聞於中宸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為建昌王辭奪禮表

臣攸寧言伏奉恩制起臣為春官尚書曲降芝泥俯收草土
承命哀震拊心號絕臣攸寧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誠孝莫紀

咎殃所鍾過隙永辭倚閭奚望不自灰滅偷視光陰尚何心
靈得齒人類陛下愛結敦敘慈深宴逸免之苦塊錫以衣簪
葭莩之恩飲澤誠厚荼蓼之戚胡顏以寬况天地同節兄伯
是經尊卑共儀達喪有典使臣外掌邦禮內虧庭訓何以奉
宣名教克弭訕謗臣之愚蒙夙夜揆鑒平居疇日廢職曠官
况識亂匪莪情荒植柏寧可儀刑八座損益萬機虛玷大猷
上穢清鑒伏冀哀其窮懇惠以至德用伸犬馬之願獲遂烏
鳥之情則地義所弘彌文於永錫人倫所詠實光於孝理無
任荒迫之至謹奉表陳情以聞

為臨川王讓千牛將軍表

臣嗣宗言臣學藝無稱才行兼闕幸延慈蔭遂歷通班花萼
同榮依上林而發彩鶴鴿交賀仰大厦而相歡恩比丘山效

西漢志 卷一百四十三 五
微塵露叨榮席寵荷愧承羞臣嗣宗夙奉皇明已忝銜珠之
秩兄懿宗近承天澤又當執金之位弟兄齊列伯仲分曹咸
典禁戎並叅宸衛匪唯官崇祿厚思滿盈而增憂固亦秉勢
操權顧章程而自惕况臣素抱愚拙更纏疴恙牽羸引憊竊
位妨賢內懷尸素之慙外負朝廷之謗豈可以多塵聖化久
累能官伏乞收迹丹墀歸骸素里庇堯雲之光彩浴舜海之
波瀾柳蔚桃濃聽南鄰之鐘磬茅舒桂滿陪北闕之簪纓殫
厚渥而忘饑樂太平而愈疾涵養之德瞻大造而斯弘覲冒
之譏在微臣而知免輒陳固陋輕贖威嚴授紙彈毫驚魂悚魄

賀洪州慶雲見表

許敬宗

臣某等言臣聞靈心不測叶至道以升聞上帝無聲候休明
而降祉同夫影響在感斯通相彼天心實交其際伏惟皇帝

陛下垂光御極體睿凝圖始自憂勤寧羣飛於海外賜之仁
壽拯塗地於寰中總絕代之英聲實與為之美政三秦咸泰
六府斯歌首冠往初功無取譬德澤共二儀潛運清明與七
曜齊光是以邇無不安遠無不屆雕題鏤齒之類款郊甸以
相趨羶裘板屋之朋入提封而請吏上騰下漏天平地成嘉
氣內充卿雲以之舒彩盛德外發非煙由其散色竊見守洪
州長史張惟善等稱以六月二十六日於城內見慶雲自旦
及申然後方散謹按瑞應圖曰慶雲者太平之應孝經援神
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又曰天子孝則慶雲見金枝玉葉
若臨軒帝之營蕭索氤氳復入唐臣之詠自非工侔造化道
格上元光含六幽恩流四海安能致茲神感式彰靈貺元黃
聞起朱紫相輝千載合符如斯之盛也雖復駢枝合穎匹此

西江志 卷一百四十三 六
為輕絳雪元霜曾何足喻凡諸率土預在肖形沐浴皇風用
源鳧藻况以臣等謬忝衣簪旦夕巖廊親聞錫瑞相呼抃躍
實百常情不勝悅豫之至

為張洪州刺史謝上表

獨孤及

臣某言伏奉敕除臣使持節都督洪府諸軍事洪州刺史充
洪府等七州都防禦觀察等使臣才不如人位忽過量仰戴
天造兢然自失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往歲安祿山以
盜泉飲臣臣受左衽之辱而不能死陛下以鴻私活臣臣荷
乾坤之施而不能答徒竊寵榮三典藩郡至如俗阜不擾人
或小康此實堯風被物比屋日用臣敢貪天功以為己力不
謂陛下獎勤是務以臣為勤自春徂秋凡三錫命九州之伯
臣忝其一况豫章重鎮荆揚奧區五嶺控其南九江在其北

軍師之統安危是繫分憂之寄豈臣足當負荷恩光懼殞越
於下今以某月日到任所訖謹當靖恭守位夙夜在公宣皇
猷以導風俗仗天威以訓師旅庶以四境無虞百姓輯睦為
報力或不足則繼之以死臣之分也敢有二事臣無任感戴
喜懼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袁州刺史謝上表

韓愈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恕臣愚直不加
大罪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
赦至其年十月二十四日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
八日到任訖臣某誠懼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稅賦
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惟新之澤守國
家承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

西漢書卷一百四十三
朝廷獎用掌誥西掖司刑南宮顯榮頻繁稱效寂蔑又蒙赦其罪累授以方州德重恩弘身微命賤無階答謝惟積慚惶無任感恩慙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賀慶雲表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采五色光華不可徧觀非煙非雲容狀詎能詳述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為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懼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故黃帝因之以紀事虞舜由之而作歌又按季夏六月土王用事某日景戌亦主於土西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為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

徵於古又驗於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覆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仁壽之域以躋微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覩殊常之慶抃躍欣幸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聖德所致瞻戀闕廷心魂飛馳無任欣抃踊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饒州刺史謝上表

李吉甫

臣某言今月五日中使劉元晏奉宣聖旨擢授臣饒州刺史兼賜官告仍至當州送上者臣與元晏某月二十三日至州上訖臣伏以郡守分符朝有常典王人賜策並貴臣事出於非常恩超往例拜舞之際悲歡失容臣聞千年一聖生聖時者為遭逢萬朝一昌偶昌期者為嘉會臣頃者每念生聖時逢聖運而職在遐外莫能自通何嘗不顧影獨悲捫心屢泣

西江志 卷一百四十一
畫望白日夜瞻北辰豈謂分寸之績未施丹懇之誠若感微
藿傾心蓋草木之常分太陽迴燭及幽遠而不遺今陛下降
不次之恩授分憂之地拜章承旨皆自中人聖渥霑濡天威
咫尺從此萬里不爲孤臣臣又聞臣子之道犬馬代勞義不
辭難分當竭命臣竊以飽食厚祿肌生澤膚猶願荷戈於逐
北之疆免胄於捐軀之所至於理財均賦惠寡安貧勸農桑
敦學校儒吏之常節駑駘顧何以堪當此殊勞少答元造高
秩以忝鴻私未酬悽悽此誠沒齒無忘不任感涕屏營之至

進撰江西韋大夫遺愛碑文表

杜牧

臣某言奉某月日敕牒令撰故江西觀察使韋丹遺愛碑文
臣官卑人微素無文學恩生望外事出非常承命震驚以榮
爲懼伏以洪爲州府逾於千載言念疲羸常患水火風俗如

此改革無因韋丹受朝廷分憂爲百姓去弊不踐舊跡特建
宏謀凡三年苦心去千歲大患兼之灌溉種蒔豐其衣食渤
海潁川之理召父杜母之恩校之於丹未足爲比伏惟皇帝
陛下陟降順帝施設如神納諫若轉圜去惡如反掌是以兵
刑措寢年穀豐登而猶念切疲人及於循吏緬韋丹所効之
績慰江西去思之心特與彰揚創爲碑紀是宜使內署學士
西掖詞臣振發雄文流傳後代至於臣者最爲鄙蕪明命忽
臨牢讓無路俯仰慚懼神魂驚飛臣不敢深引古文廣徵樸
學但首敘元和中興得人之盛次述韋丹在任爲理之切事
必直書詞無華飾所冀通衢一建百姓皆觀事事彰明人人
曉會但率誠樸不近文章受曲被之恩私如生羽翼報非次
之拔擢宜裂肝腸無任感激懇悃血誠之至其碑文本謹隨

狀封進以聞

宋

知虔州到任謝上表

趙抃

臣某言伏奉敕差知虔州軍州事已於今月十三日到任訖亡狀立朝日虞公議之迫以言得郡恩出宸俞之優內省孤疎但深榮懼伏念臣愚不可進學無所長忝位朝闈濫巾憲府獨謂君恩之足報孰知身計之爲謀二浙守麾撫俗庶幾於樂職兩川將漕竭誠幸免於瘵官豈圖帝檢之來俄有諫垣之召念拾遺補闕之寄非鉗口結舌之司若言行計從雖久次臣謂可也苟備員承乏或驟遷臣實羞之懼失諍臣之風願爲劇郡之請俯從私欲仰荷朝僉且虔雖遠方而衢乃便道過家上冢懇章得盡於哀榮跋山涉川之任敢辭於艱

險而况樞臣報罷物議有歸廣聖君從諫之名遂微臣納忠之志實寒士逢時之盛獲諫官出守之榮自惟所得之已多尚虞不稱之貽誚斯蓋伏遇皇帝陛下含容光大仁聖聰明求治則所思在賢人好問未嘗深罪言者不棄芻蕘之賤俾分符竹之權惟茲贛川控彼南粵負販常爲羣盜不下一千餘人疆畛最遠他邦動經八九百里刑無虛日俗未嚮風臣敢不勤瘁公家謀惟夙夜頒宣寬詔撫馭遠人勿煩南顧之憂少酬北闕之寄

袁州謝到任表

祖無擇

臣無擇言昨奉勅命差臣知袁州已於今月二十六日到任交割管幹訖者受命以還視事伊始戴恩懷懼撫已震驚伏念臣世係單微天姿譎薄偶緣尺寸之技誤塵甲乙之科遂

自下陳寢階近侍歲月滋久功效蔑聞夙夜勤勞過咎深積
果人言之是速在吏議以何逃流竄累年飄泊散地俯臨晚
節仰被洪私復叨守土之榮實出逢辰之幸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堯仁廣覆舜智無爲憫臣少被於搜揚察臣老流於荒
裔遠從謫籍復置列藩臣敢不捫心省過刻骨去非誓殫犬
馬之疲勞免擠溝壑之玷辱庶逃後悔尚蓋前愆

謝宣召入翰林表

歐陽修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朝廷之故事搢紳竦歎
以爲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文章之任自古
非輕待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詢謀獻納因加內相之名恩
旣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臣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
不通古今之宜材不識方圓之用久叨塵於侍從曾莫著於

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
落者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對之際已蕭颯於霜毛慰勞
有加賜憫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
敢萌於希進加以羈危之迹仇疾交攻進退動繫於羣言議
論多煩於睿聽雖覆載弘造每賜保全而孤蹇偷安常思引
去伏蒙皇帝陛下俯憐舊物曲軫宸慈因內署之闕員俾備
官而承乏臣敢不勉尋舊學益勵前修感遺簪未棄之仁竭
駑馬已疲之力庶伸薄効少答鴻恩

謝賜漢書表

俯躬承命拭目生輝竊以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錄藏
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史自成一家
之書文或舛訛蓋其傳之已久詔加刊定俾後學之無疑一

新方冊之文增煥祕書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
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曲軫睿慈俯矜舊物謂其嘗與臣鄰之列不忍遽遺憐
其自喜文字之間俾之娛老然臣兩目昏眊雖嗟執卷之已
艱什襲珍藏但誓傳家而永寶

謝授官表

李覲

臣覲言今月十九日建昌軍進奏院遞到勅牒一道官告一
道伏蒙聖恩特授臣將仕郎試太學助教者畎畝之中耕鑿
殆忘於帝力蓬茨之下絲綸遽捧於王言身未識於九重名
已叅於一命閨門交慶鄉里知榮伏念臣生長荒陬世家寒
士徒際恢儒之運謬存懷古之心四十無聞早畏仲尼之戒
三千奏牘終慚曼倩之才嘗策足於上都願剗肝於詔舉過

蒙嘉惠首命試言繫遼豕之自矜奈齊竽之有辨馮衍之孺
人稚子皆笑歸田周顛之芰製荷衣遂成習隱自茲潛伏何
可覬覦豈期天幸之來偶被藩臣之薦深虞累氣難用升聞
快炙美芹敢望獻尊之賞油雲霈雨俄瞻旱槁之苗雖釋褐
之有光然事親而甚便不離鄉井已脫民編斯蓋伏遇皇帝
陛下道貫幾深仁兼煦嫗時文再郁將令三代同風多士已
寧猶恐一夫不獲故茲狂簡亦預采收敢不虔奉訓辭益敦
學行庭闈是戀幸申爲子之誠犬馬未衰庶有報君之日

除翰林學士謝表

王安石

臣聞人臣之事主患在不知學術而居寵有冒昧之心人主
之畜臣患在不察名實而聽言無惻怛之意此有天下國家
者所以難於任使而有道德者亦所以難於進取也學士職

西江志 卷一百四十三
親地要而以討論諷譏爲官非夫遠足以知先王近足以見
當世忠厚篤實廉恥之操足以咨諏而不疑草創潤色文章
之才足以付託而無負則在此位爲無以稱如臣不肖涉道
未優初無犖犖過人之才徒有區區自守之善以至將順建
明之大體則或疎闊淺陋而不知加以憂傷疾病久棄里閭
辭命之習蕪廢積年黽勉一州已爲忝冒禁林之選豈所堪
任伏惟皇帝陛下躬聖德承聖緒於羣臣賢不肖已知考慎
而於言也又能虛已以聽之故聰明睿知神武之實已見於
行事日月未久而天下翹首企踵以望唐虞成周之太平臣
於此時實被收召所以許國義當如何敢不磨礪淬濯已衰
之心紬繹溫尋久廢之學上以備顧問之所及下以供職司
之所守

除參知政事謝表

承弼之任賢智所難顧惟缺然何以堪此仰膺成命弗獲固
辭竊以古先哲王考慎厥輔皆有一德用成衆功伏惟皇帝
陛下含獨見之明踐久安之運甫終諒闇將大施爲宜得偉
人與圖庶政如臣者徒以承學粗知義方本無他長可備官
使退安私室自絕榮塗旣負采薪之憂因逃竊位之責大明
繼燭正路宏開付以蕃宣還之侍從清閒之宴或賜開延淺
陋所聞每蒙知獎以爲奉令承教庶幾無尤至於當軸處中
良非所稱寵光曲被震愧交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懋旁
求志存遠舉隆寬盡下故忠良有以輸心公聽並觀故讒慝
不能肆志矧睿謀之天縱方聖治之日躋思稱所蒙敢忘自
竭遠猷經國雖或愧於前修直道事君期不隳於素守

西江志 卷一百四十三 辭免平章事監修國史表

臣某言臣近上表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者天地之施厚矣不貲螻蟻之情微而未達重煩獎訓彌集震兢臣聞論德序官明主所以御世度能就位忠臣所以事君臣偶以薄材過私榮祿雖以捐軀而自誓顧於諉上而多慚竊觀聖制之所以褒揚終非朽質之所能副稱矧叨任遇稍歷歲時必欲詭責其後勲謂宜考觀於已事今內或怵奇衰之俗無喻德宣譽之忠外或扇苟簡之風有犯令陵政之悖百姓以安平無事之時而未免流離餓莩四尺以衰弱僅存之勢而猶能跋扈飛揚皇帝陛下以聖人之高材有天下之尊勢憂勤已積功化未昭此亦由臣陳力就列以來不能助國立經陳紀之故方謀自弛以謝素餐豈意誤恩更加崇秩誠

憂官謗能上累於明時所望天慈遂敕還於新命庶以通賢者之路且又協衆人之言

乞退表

臣某言伏奉聖旨令臣入見赴中書供職者螻蟻微誠屢關省覽天地大德未賜矜從臣聞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其縱之爲貴其拘之爲賤賤故尚勢利而忘善惡貴故尊行義而矜廉恥士知尊行義而矜廉恥宗廟社稷之安而天下自治也伏惟陛下言必稽堯舜動必憲文武故視遇天下之士欲其貴不欲其賤欲其肆不欲其拘臣以羈孤旁無攸助一言寤意特見甄收適遭欲治之盛時實預扶衰之大義事或乖於衆口而陛下力賜辯明言有逆於聖心而陛下常垂聽納此臣所以履歎虞而不忌服勤

苦而不辭雖百度搶攘未就平成之敘然四年黽勉非無夙
夜之勞今特以心氣之衰疲目力之昏耗哀祈外補冀幸小
休而乾剛確然莫可回奪則是親值周家之忠厚獨爲秦士
之賤拘事與願違能無竊歎理當情恕豈免上煩實望聖慈
俯昭愚款外賜優閑之地少安疾疢之身須其有瘳乃責外
効臣生當捐軀以報德死當結草以酬恩

復袁州監酒謝上表

鄒浩

臣某言昨任右正言緣論事妄謬死有餘責蒙先皇帝矜貸
除名勒停送新州羈管至今年四月十七日准告復官及移
差遣臣已於今月某日到任訖投諸荒裔已絕望於生還沐
以深仁忽叨承於內徙冥心自揣感涕橫流伏念臣昨在先
朝誤蒙睿獎賜以清閒之對拔爲獻納之官聲光聳動於當

時遭遇迴逾於前比永惟圖報尤務竭誠豈知稟賦之愚遂
至敷陳之繆罪當萬死難逃兩觀之誅恩錫再生僅比三危
之竄敢意哀憐之異亟還品秩之榮俄自流人越叅局事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性隆孝悌德際乾坤知臣夙遇先皇不居
人後察臣洵更大赦特許自新從今膚髮之餘年盡出神聖
之再造臣敢不虔思訓教痛艾愆尤遙望北辰雖莫陪於星
拱回瞻南嶺固已近於天中誓堅忠義之心上答生成之賜
謝授中書舍人表
曾鞏

伏承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者甫上程篇遽塵寵任載惟遭
遇倍集兢慚中謝蓋聖君難諭之情將欲施於號令得當世
能言之士然後達於文辭矧今綱理四方彌綸庶政肇維新
之王度備久簡之官儀計謀常越於拘攣注錯舉爲於希闊

西漢志 卷一百四十三
豈伊凡庶可測高深方當覺悟邇使徧知於上意訓齊內
外用丕變於羣心尤資演暢之材曲盡丁寧之旨布爲邦典
茲謂人文顧在臣愚豈堪此選伏惟皇帝陛下超踰千載特
起一時躬堯帝之聰明而不忘講學集成湯之勇智而無倦
咨詢惟左右前後之臣有耳目腹心之寄尤非淺識所可叨
居如臣性實滯蒙器非廣博知自強於名節恥陰附於貴權
無因緣毫髮之扳援有積累丘山之忌嫉晚逢睿聖獨賜收
憐褒加特異於常倫進用每從於中出猥以五朝之大典屬
於一介之孤生已愧缺然將安稱此敢期誤寵仍置近班敷
導訓辭懼空疎之難強追參諷議憂蹇淺之易窮於風波流
落之餘以蒲柳衰殘之質自循涯分曷副恩榮雖日月之光
何加於潤色而天地之德無待於論思然臣素堅好古之誠

粗識愛君之義旣抗顏而就列敢恕己以懷私謹當尋繹舊
聞用闡揚於明命激昂懦志庶補助於謀猷仰答主知誓殫
臣節

洪州謝到任表

伏奉敕命就差臣權知洪州軍州事充江南西路兵馬都鈐
轄已於今月二十四日到任上訖撫臨便郡獲奉於親闈總
制屬城實兼於故里伏念臣志雖擇善材不過人翫思詩書
無出倫之異見遊心翰墨多涉俗之塵言竊食累朝備官儒
館智非蚤悟曾不習於人情學匪兼通固難堪於世用茲緣
私請得假善藩惟八換於歲期已四臨於外服幸遇非常之
主未奉燕閒實當難得之時獨無稱效儻獲伸於肝膈冀少
益於毫分伏惟皇帝陛下恭儉愛人聰明好古卑漢唐之近

事慕堯舜之遠圖臣敢不上體聖心勤修民政奉行寬大方
盡瘁於茲時補助高深庶納忠於來日

分司南京到筠州謝表

蘇轍

臣轍言臣前得罪蒙恩落職知汝州六月十二日再被告降
三官知袁州即治陸行趨陳留具舟赴任九月十日行江州
彭澤縣界復被告降授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尋拜
受前行於九月二十五日至筠州居住訖者愚守一心漫無
趨避歲更三黜始悟愆尤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
家傳樸學仕偶聖時本無意於功名徒自勤於翰墨因時乏
使亟塵言事之班竊食無功復預聞政之列纔經九歲徧歷
要塗人心忌其超遷天意惡其盈滿捫心自省事猶可追任
意直前罪所從出惟闇故不明利害惟拙故不達幾微以至

罪積如山命輕若髮洊經彈擊雖九死以猶輕黜守幽遐累
千里而為近今茲責分留務棄置陋邦不親吏民許追思其
過咎稍霑祿秩俾粗免於饑寒人微固無可言恩深繼之以
泣自違天日分委泥塗朝本無援恩出獨斷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法天廣覆配地兼容雖雷霆之震驚與雪霜之嚴冽未
始絕物之命要在厚民之生故茲賤微猶得陳述臣自處本
復何言顧惟兄弟二人迭相須為性命江嶺異域恐遂隔於
存亡况復墳墓闊疎父子離散若臣家之憂患實今世之孤
窮靜言思之誰可告者惟有自投於君父庶幾有冀於生全
泣血書詞叩闕仰訴生有捐軀之日死存結草之誠臣無任
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代信守到任謝表

孔武仲

一官寄祿每愧於叨踰千騎長人誤膺於擇任退循忝冒徒切兢憂伏念臣才不逮人少而專學謂斗筭可以希廟器謂箕裘可以承家風因循壯年汨沒俗狀再嘗爲邑頗知平易之便民間亦佐州粗能畏謹於奉法敢圖兼覆未寘嚴科察臣所守之無他假以方州而自試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廓豐之照持異之權役使萬官悉復先王之法度顧瞻四海亦洛守吏之循良遂俾妄庸得承空乏敢激昂素志詢度善謀宣布上恩使之無壅持循邦憲要以必行庶成毫髮之功以答雲天之施

饒州居住謝表

孔平仲

幾死得生自南徂北蒙還舊秩獲處善邦御恩涕零省咎心悸臣學問蹇淺智識鈍昏妄陳答詔之言自掇投荒之辱瘴

癘侵薄骨肉分離安知此身復見今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離明燭遠渙澤蘇枯盡返得罪放逐之人大開自新湔洗之路而仰食者衆須舟以行風波多虞疾病間作所恃朝廷之寬大不誅道路之濡留驚魂初招餘孽未遑更當刻勵少答存全

謝史成受朝奉郎表

曾肇

裁成二帝之書仰資聖訓褒錄諸儒之效俯逮羣生繆進官榮併叨恩賚省循非稱冒昧爲慚竊以簡冊之傳固多帝王之書爲重文章之用非一述作之體爲難在昔有官若時稽古自周而上具載百篇之言繇漢以還各成一代之史典謨之辭略而雅春秋之法謹而嚴子長雖謬於是非見稱事核孟堅頗推於詳贍或患文繁降及後人益艱是任或紀事支

西江志 卷一百四十三
離而失實或誦辭散骸而不工或疎略抵牾之相形或取舍抑揚之未當歷觀前載茲謂才難矧兩朝功德之崇高而五世聲名之富有以至俊傑瑰奇之士禱杌嵬瑣之姦載在信書傳之後裔宜得貫穿馳騁之學溫純深潤之辭追二典之光華垂百王之軌範如臣之鄙揣分無堪幼聞道於父兄粗知好古長論文於師友竊慕著書然而植性昏冥受材濩落有淺見寡聞之累無屬辭比事之長遭世盛明脫身冗散天祿石渠之奧蚤預校讐金匱玉板之文得參論次茲儒林之盛選實仕途之殊榮特達甄收莫非帝力周旋長育咸出上恩自視庸虛固難報稱雖勤劬於夙夜漫淹歷於歲時闡發大猷豈敢希於作者整齊故事或可繼於前人用臨汗簡之終適遘負薪之疾奏書天陛阻親望於清光拜賜宸庭莫與

聞於褒詔豈期推賞升及罔功養拙藏愚久已逃於常憲因人成事茲復玷於異恩遜避弗容驚惶失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務尊先烈祇紹永圖謂祖考之功非形容之可旣而子孫之孝在潤色之爲能深詔有司共成大典蓋兼資於衆智不求備於一人每矜載筆之勤靡間吹竽之濫致茲瑣質均被鴻私螻蟻雖微素積愛君之志涓塵有補敢忘許國之忠

代李公擇遺表

二首

黃庭堅

依日月之末光未殫報國愒桑榆之晚景忽慟窮塗輒輸將死之言儻動蓋高之聽伏念臣生長孤外遇逢聖明學淺而智卑才拙而用少先皇帝攬收流落前拔塵泥擢登清禁之班許以經遠之器二聖臨御四門穆清無補涓埃薦蒙轡策長地官術不足以富國丞御史忠不足以回天少寬素食之

西漢志 卷一百四十三
憂得備維藩之寄重分虎節出撫方州雖受命即行馳驅夙
駕而短生無祿隕越路隅猶結戀於清時敢獻忠於未暝伏
願皇帝陛下尊事耆老延登俊良緝熙六藝之光明靈承七
廟之謨烈盡子道以法舜之孝思天常以體堯之文國家膺
無疆之休微臣釋沒齒之憾

仕而服休雖效挈瓶之智沒而獻直猶希結草之忠未沫須
臾之期少陳迫切之願伏念臣學則無友於國仕則無閱於
朝智常病於遠謀器適宜於近用過蒙先帝擢寘周行登備
諫工言不足以成務出將使指事不足以分憂天秩六官妙
選羣吏收臣江湖之外進列文昌之班迄終元豐之年久司
宗伯之典天地立極日月並明不能退藏復叨任使髮白於
民部曾莫裕於邦財心盡於中臺亦何功於衮職重以直書

延閣勸講露門請郡以避素餐籲天而從私欲會乏蜀川之
守遽叨使節之行承命載驅猶憂靡及雖犬馬自弛於鞭策
而蒲柳盡至於冰霜忍死路隅敢輸忠蓋伏望太皇太后陛
下昭事上帝而長其變清問下民而察其微以包荒為用材
之方以柔遠為御戎之策師用古訓而難任人勤國家一日
之幾貽宗社萬年之慶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知饒州謝表

洪皓

禁林浹日未遑坐席之溫鄉郡一麾偶遂分符之便雖始願
不敢及此豈匪人乃能得之爰奉庭闈即趨官守伏念臣生
而性介天與數奇膺真主之誤知建單車而出使茹毛北海
已驚半世之遷除館西河幾絕一生之望敢期天幸獲以身
還方深故土之懷猥辱高門之召果聞取戾旋致疾顛上印

綬以歸田固爲輕典佩銀黃而夸里更沐垂恩捧檄入門過
家上冢桑梓遂晨昏之願松楸寬夢寐之思行道觀瞻合宗
感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合德天地翫心神明常思四表之
歡不錄萬里之過而臣空行空反會茂效於秋毫乍佞乍賢
尚叨榮於畫錦內而自訟其又奚言敢不上體至仁仰圖其
理奉三年之計自惟無補於朝廷推一日之長庶或兼容於
獄市

饒州到任謝表

王十朋

際時遇主協五百世之昌期共理分符叨二千石之重寄試
之民事簡在帝心伏念臣奮身諸生隸業太學上皇親策權
居多士之先陛下誤知眷出羣臣之右方御天之十日畀近
地之一麾旋蒙召還屢辱賜對魏徵之蘊幾展盡賈誼之言

略施行曾未閱於三時已徧更於數職遽從憲府擢貳天官
人言遭際之非常臣懼寵榮之過分力辭成命果獲俞音榮
聯書殿之名假守便藩之郡身獲全於進退恩不替於初終
况此楚東之大邦實爲江右之奧壤顏真卿英風如在范仲
淹遺愛猶存臣實何人可預茲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法舜
受禪體堯宅天廣收衆正而首及滯淹樂聽讜言而不罪狂
直遴選朝廷之士疇咨岳牧之臣雖地分內外之殊而心蔑
輕重之異知臣本出乎白屋謂臣可牧夫細民札布十行憂
分千里臣敢不仰奉德意力宣教條雖才非太公不能五月
報政然忠猶杜甫未嘗一飯忘君

遺表

胡銓

有生必死何足動心無路報恩實不瞑目興言氣鬱戀闕神

西漢志 卷一百四十三
馳竊念銓奮自孤生早陟膺仕不識忌諱自取顛躋太上赦
臣於萬死一生之中陛下擢臣於九卿六官之列曾何補報
徒積罪尤久違闕廷待盡田野屢昇真祠之逸復叨祕殿之
崇收召節以遂其愚許挂冠以優其老身塗草野雖自誓於
平生命在膏肓恨不獲其死所強支微喘更畢餘忠伏願皇
帝陛下舍已從人安民和衆大秦襄復讐之義監周公無逸
之書任忠直之士而勿親便佞之人守祖宗之法而勿聽紛
更之說益堅初志懋建豐功混胡越於一家壯基圖於萬世
臣莫瞻九陛行即三泉相如草封禪以貢諛切所不敢張巡
爲厲鬼以殺賊死亦不忘

南康軍到任謝表

朱子

臣熹言伏奉敕命差臣權發遣南康軍尋具辭免奉聖旨不

允今疾速前去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臣已於淳熙六年三
月三十日到任交割職事訖者迂愚無用久陪香火之班臨
照不遺驟假兵民之寄懇辭弗獲宣布云初感極涕零愧深
汗洽伏念臣受材凡近賦性顛蒙能讀古人之書豈識當世
之務頃蒙登進獲奉清閒繼遠迹於丘樊遂閱歲華之久顧
馳心於魏闕敢忘葵藿之誠中兩奉於除書亦屢祗於召節
銜哀抱病旣莫效於驅馳假寵疏榮反繆膺於眷獎方誓堅
於素守庶少答於殊知豈意因仍復階任使論資校考旣已
極於超踰揣分量能懼愈難於稱塞矧自乖於夙志又仰負
於前恩雖嘗控瀝而莫回終坐懦慵之無守遂扶衰朽暫別
故山已見吏民具宣德意豈曰昨非而今是實繇義重而身
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性得堯仁道高舜哲念安民之不易

西江志 卷一百四十三
三
故慮尤軫於遠方謂知人爲甚難故用或收於棄物致茲孱
瑣亦備使令臣敢不仰奉詔條俯詢民瘼儻粗聞於疾疢詎
辭撫字之勞冀少假於旬時卒上退藏之請尚全末路克對
寵光

代舅曾使君知筠州謝表

呂祖謙

九畿星拱並受詔條萬乘天臨誕敷宸指雖陋邦之代匱亦
德意之親承具以聖謨告於裔土竊以舜門穆穆輯瑞以朝
諸侯湯網恢恢受球而綴下國思皇盛旦率履舊章肆勤前
席之咨傳及左符之寄腹心屏翰臂指豪英凡拜賜於朱轡
咸觀光於丹宸如臣者至謏而拙甚愚以疎弓箕久負於家
傳簪笏偶逃於官謗長江右壤筠水附城盼竹使以承流已
過斗升之量歛楓宸而錫對幸瞻咫尺之顏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濬哲文明剛健中正下天上地酌民瘼以廣求小紀大
綱收主威而總攬邈在河山之外皆如簾陛之前臣敢不遵
奉章程慰安黎庶惇行教化漸消珥筆之風恪守部封少効
挈餅之智

乞致仕表

周必大

臣某言伏以三千同臣心甫際興王之運七十致君事適臨
告老之年在聖時雖曰難逢顧經訓則當易退仰祈從欲俯
遂乞身臣某誠惶誠懼稽首頓首伏念臣以一介之荒遺竊
四朝之榮遇讐書分察於羣英之後修注代言於疆仕之前
投閒中避於要權起廢晚膺於簡擢從班政地俱閱十春孤
棘公圭咸躋一品叨塵過矣報效茫然迫於遲暮之時加以
衰羸之疾內循涯分久合歸休惟貪戀於盛明乃遷延於歲

月今而年至可以情聞已愧歐修踰六旬而得謝尚希杜衍
纔一請而獲從伏望皇帝陛下軫念孤蹤保全末路收內祠
之錄秩返初服之耕桑庶佚餘生永陶至化江厓渤島任鳧
雁之少多桃野華山縱馬牛之歸放懇誠惟切察允是期

知筠州謝到任表

楊萬里

需章旬外退以其私便郡疏恩過於自擇地與期而俱近感
及喜以交併不勞載驅已抵所治伏念臣學問將落行能無
稱巖居川觀施諸時而莫可草耕木茹願其外以奚爲際熙
運之休明彙羣才而登進再收遠跡誕寘周行念文教之忠
云旣勞而後食然身其餘幾如未老而先哀兒女滿前婚嫁
未畢方抒情而地踏忽從欲以天矜海上仙山隔蓬萊於弱
水江西道院製菡萏於劔池仰惟君父之恩何有中外之間

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立心咸五侔德疇三若予厚下之仁怙
冒率土咨汝宅生之吏惠鮮小民無愛珪符下逮樗櫟臣敢
不祇若德意宏敷詔條令修庭戶之間所先豈弟民和隴畝
之上茲謂答揚

辭免贛州得祠進職謝表

謝病摧頽尚賦珍臺之餼屬文論謨復超延閣之班上無棄
人下則徼福臣中謝伏念臣老不事事才非奇奇二聖旁招
蚤墮鷺廷之數初潛豫附晚叅鶴禁之僚方衆賢依乘風雲
之秋乃微臣僵臥山林之日把麾江海此朝士之榮光麗日
崆峒亦詩人之佳郡矧席過家之寵曾徼待次之淹夫何右
臂之偏枯虛辱左符之重寄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投閑置散
乃分之宜籲天以聞伏地以俟閔勞均佚仁不遐遺進律示

西江志 卷一百四十三
褒禮亦異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篤敘故舊惠茲罷癘軫少
原之遺簪是將厚俗存子方之老馬非取長塗而臣蕭然臥
疴行矣歸盡燭青藜而談古豈復與英俊遊立白茅而祝釐
尚能使聖人壽

謝郊祀大禮進封廬陵郡侯加食邑表

觚壇饗帝莫助宵衣之勤梓里建侯惠徼晝繡之寵家有即
拜巷無居人咸謂煙波之釣徒亦錫山川而啓宇竊以士伯
之賞瓜衍地豈故鄉買臣之守會稽位非列爵小臣何者異
數兼之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興禮從周由仁蹈舜郊祀天地
式尊祖而敬宗聲教朔南傳行慶而施惠而臣功無橫草恩
與分茅執以信圭誦三復斯言之玷佩之侯印肩萬邦維屏
之忠

謝皇太子頒賜誠齋二字牋

玉宇寶書賜一雙之白璧槿籬茅棟騰千丈之瑞光自愧野
人恭承嘉惠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學闡百聖天縱多能於
兩宮問寢之餘傳二聖揮毫之祕龍盤虎臥得精妙於太皇
霧結雲霏憲昭回於今上某敢不刻諸琬琰垂厥子孫袖有
驪珠函山川之輝媚家無儋石藏星斗之文章

江西到任謝表

陸游

疏恩趣召靡待一人之言改命遣行猶備四方之使丹衷欲
敘雪涕頻傾伏念臣稟資迂愚立身羈藐偶竊犁鉏之餘暇
妄窺述作之淵源纍然自力於簡編老之將至過矣見稱於
流輩轉而上聞頃入對於燕朝實親承於睿獎然而異恩賜
第弗由場屋之選掄特旨造廷非出公卿之論薦已分亟投

於閒散豈期重累於生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立賢無方用人唯已一洗拘攣之積弊廣收魁傑之遺才施及妄庸亦蒙省錄甫停追詔還畀使疆凡曰自結於上知皆俾無蹈於後害海嶽之內纖塵墜露何所用之父母之愛幼子童孫蔑以加此驅馳入境感懼填膺重念臣樸學守株孤身弔影素乏虬蟬螳子之助孰為輪困蟠木之容愴餘日之安歸抱微誠而永歎方天子建中和之極用告成功雖文史近卜祝之間亦思自效尚憑長育不遂棄捐所願豫草漢家檢玉之文未敢遽同堯民擊壤之作剝肝自訴伏鎖何辭疾痛饑寒仰而呼天誓靡求於世俗齋戒沐浴可以事帝冀終望於清光

袁州到任謝表

劉克莊

遭嘖言而去國自屏空山奉明詔以典州且叨善地已臨封

域具布詔條伏念臣本起鰥生最為拙宦偶逢總攬遂忝旁招猥塵公府之僚嘗奉便朝之對莫施螢爝裨日月之清明雖批龍鱗覺雷霆之開霽惟小臣之孤立恃明主以少安及速抨彈尚蒙涵貸支離賦粟方此養疴象罔得珠俄而起廢惟袁為郡舊名安靜之區與盜比鄰今亦孤危之地城空無備兵少且孱以妄庸繆分千里之憂恐倉卒難待一朝之變而况別慈顏於膝下魂夢屢驚旅隻影於天涯宦遊奚樂徒有君親之一念若為忠孝之兩全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奮發主威作新吏治謂多壘艱虞之際務使民安凡錄屏臨遣之人率由聖擇乃如臣等亦在數中臣敢不厚培本根申畫封守長江之險與我共願為強敵之防四境不治如之何此則微臣之罪

貢布表

舜絃方奏適當被袵之時禹服攸同爰謹貢絺之典意均芹
曝禮寓筐苞恭惟皇帝陛下寶以儉慈麗惟道德輕徭薄賦
首捐布縷之征固本深根尤絀繭絲之說凡受專城之寄謹
修任土之宜臣叨守春臺逖瞻薰殿屬屆金流之候初御微
涼雖非火浣之良庶存故實

饒州到任謝表

王炎

祝釐散吏甘弛擔於田廬起發誤恩濫把麾於鄰郡榮似晝
遊之繡懼增夕飲之冰伏念臣踽踽獨行棲棲平進晚遇聖
神之采擇徧受學館之清華並躡郎曹躡升戎監得踰其分
自速顛隲行負於言徒深懲創方念過都之鷁退敢期出塞
之馬歸再閱期年洊叨召節起之閒館畀以守符雖徽饒一

水之相通最爲便地而顏范二賢之所治亦號名城第旱澇
之相仍且公私之俱困欲施舍則財於何取務趣辦則民將
不堪駑緩無庸鴻私難稱茲蓋伏遇陛下知人則哲御衆以
寬捨其舊而圖新俾之改過用所長而去短咸以撥煩雖合
棄捐特加收拭臣敢不省躬玷闕厲志廉平因密邇於里居
易講求於民瘼廣朝廷寬大之意專務撫摩消田里歎愁之
情稍蘇彫瘵

青田義門謝恩表

陸冲

十世義居旌表已頒於廊廟九天申命敕書復畀於門閭乾
坤之露澤新承里宅之風聲益振叨塵過分榮耀下懷臣誠
惶誠恐稽首頓首臣聞修身齊家乃大學之根本化民成俗
實聖治之權輿自唐有張公藝以來至我宋彭氏程氏而下

懷終始同居之義乃荷蒙聖典之褒眷念儒門尤加篤愛以茲二老乃先知先覺之民政奉兩朝賜文達文安之謚既以千餘指宗枝之衆聚於二百年古屋之間詩禮相傳饗殮合爨祇謂閭閻之共處詎期綸綍之昭垂郡邑爭先而快覩室家相慶以騰歡自愧深恩孰茲報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化民長久霈澤豐隆中三極以作君奄四海以光澤人處唐虞之治比屋可封士遵洙泗之傳里仁爲美遂令瑣末亦被寵榮臣敢不仰體聖恩俯察族類聖益聖明益明長藉照臨之德老吾老幼吾幼盡叨孝弟之誠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十一月視印於南康境上閏十二月到司謝表

徐鹿卿

近日長安甫祝釐而西去觀風江許誤將指以東來循墻莫

遂於懇祈入境具宣於寬大俯慚忝竊仰戴生成伏念臣空抱古心豈堪世用少遊場屋志一第以爲榮壯踐仕塗篋寸功之自見當路過爲之汲引明時曲示於收羅由彫邑以登朝起祠庭而予郡固未嘗違道干譽亦不敢因公病私偶無得罪於軍民安有隨車之老稚殆饑渴易爲於飲食非涓埃可益於海山入玷郎闈躡陞省闈上恩深厚但知空臆以盡言世論嶮巇必欲索瘢而洗垢絲毫無此天日臨之置散投閒正尋盟於鷗鷺取長捨短忽促駕於騏駟固辭非所以效忠冒進又幾於鮮恥莫回淵聽祇拜温綸饑歉頻年曷給馬牛之運流離滿野孰安鴻雁之居會是么麼可供任使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與人而不求備嘉善而矜不能念臣意在愛君忍終加於棄絕察臣才非經世尚粗竭於拙勤畀以皇華

西泠志 卷一百四十三
責其後效臣敢不盡忱體國悉力爲民一江數千里風寒諒
書生之何補九州四十三屬邑庶濬澤之周流

戊午賜御書味書閣遺安堂六大字謝表

書帷夕說閱日未幾易晝芒寒自天有隕神筆一施於潤澤
御茅倍長於聲光目盡駭於榮觀手不知其自舞臣某恭以
我宋淵微之家學每因暇日遊戲於法書有如私室之扁題
尤示聖恩之優異或野處賁詞臣之第或茂功旌勲舊之門
藏在名山具存彝典歷數西江之盛事於昭列聖之宸奎太
祖表洪氏之義居光堯書萬里之齋額然名德乃膺是眷豈
么微可擬其倫伏念臣少也多奇長而無述短檠二尺妄窺
往聖之微言破屋數間近守先臣之故址苟焉葺理於以藏
修讀書之眼已昏負郭之田何有謂學問求放心而已而貧

賤庸玉女於成得一善則服膺食知其味恐多財而益疾獨
遺之安英華自咀於窮年夢寐不忘於清夜淡而弗厭樂以
忘憂此微臣飭已之私亦古者刑家之意輒因閑燕乞假寵
靈方虞鈇鉞之誅忽委琳瑯之賜色齊南斗奪星軫之光芒
勢聳乾龍煥雨簾之晶彩增盤谷山泉之重貫豐城干莫之
精陽和不擇地而施海宇舉聞風而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道包萬象天縱多能心上經綸本廣厦細檀之論毫端造化
回冰崖雪屋之春凡陪虎觀之清遊隨探驪珠而必獲察臣
研精磨鏡之帖憐臣嘗躬耕隴之勞爰頒肆筆之書下飾窮
山之陋臣敢不祇承帝賜仰對天章六字寶傳與六經而俱
壽百金產薄期百世以流芳永垂訓於子孫庶酬恩於君父
乞表萬頃幸元龍遺澤表

吳潛

臣聞居賢德以善俗者君子之澤也善善而及子孫者春秋之義也蓋儀型一方必有善士上之人固當超越故常不聞存沒庶足以昭勸懲而敦禮教臣備員江南西路延見父老詢問人物皆言江右夙號多士率爲顯人獨豫章裘萬頃高安幸元龍皆鄉之師友不幸以厄窮終其身莫有爲之言者恭惟皇帝陛下勵精改紀正氣日伸當世老成博雅之彥收召無遺而此二人者存不及見天日之清明歿不獲沾雨露之膏澤爲善而不報識者懼之臣旣忝外臺耳目敢不以聞伏見贈通直郎裘萬頃清名厚德矜式士林博學高文源流賢派方嘉定時大臣德政萬頃雖蒙收召遇除官則辭之旣辭掌故又辭司直乃乞添差帥屬而去不知者謂爲親老也乃其自度枵鑿又不欲近名耳秩滿不調退歸西山衡門之

下旣老且病猶日孜孜以治心養氣爲躬行綱要以忠信孝悌教其鄉黨子弟諸司曹彥約等繼爲乞差遣於朝僅還幕府一月而歿蓋近世以老選調如萬頃者極少而萬頃不悔也故朝章郎幸元龍英辭偉論萬字立成直氣雄才一毫不屈分教隨州先臣喜其剛正奏舉改秩自是宰邑倅州聲滿江漢輕財急義以儒知兵屢奏書天闕指陳時政忠義激發皆所難言當路惡其論高志廣亟聞於朝遂令致仕時年方五十有八襆被而歸日與其徒窮經講學點墨不入帝城大臣諷令陳乞屹不爲動蓋元龍去纔九閱月而路門親政賢路彙征矣照得萬頃嘗綴朝列有子四上禮部尚爲布衣元龍旣登員外郎有子亦與漕薦然以義方所漸不肯自行陳理一則無澤而厄於天一則澤可及而困於人此江右有識

之士尚友論世而每爲之慨歎也豈所以扶頽風而起人心哉臣愚欲望聖慈深考春秋之義追懷君子之澤除萬頃已蒙贈官外特與其子從龍補受文資將元龍改正致仕放行合得恩澤俾其子應鑑承受仍與元龍追理生前磨勘酬賞慶典恩例優加贈卹庶使賢者之後不絕於祿仕公議之屈獲伸於明時其於治化實非小補須至奏聞者

門謝表

文天祥

臣某言伏準省劄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文天祥添差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仍釐務臣以賜第之初未經門謝未敢祇拜劄命申乞指揮續準省札七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朝謝訖之任臣謹遵奉旨揮詣闕庭朝謝者御大廷而發策式廣旁招奉清問以摠忠誤承親擢尚阻紫

宸之謝遽叨黃紙之除曠世遭逢瞻天感激臣竊以賓興下詔同天地宗祀之彝科舉取人代造化爵賢之柄豈曰利人才之進取其間實天道之流行肆萬乘之臨軒受諸侯之貢士占小善者率以錄咸造在廷取一人焉拔其尤必有名世豈應庸瑣可在蒐羅臣稟質旣凡聞道猶淺才非洛陽之年少偶玷薦書學非廣川之大儒遽塵舉首自叨異數亦旣三年回思臚唱之蒙恩莫與鳧趨而奉表有懷就日無路牋天方徬徨於丘園乃寵綏其祿秩輒請展爲臣之禮幸許修詣闕之恭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體乾行道符恒久世更三紀遠追成周式化之風歲啓後庚近接藝祖開基之運凡際風雲之會咸依日月之光遂令一介之姓名亦被九重之記錄臣敢不誓堅素守勉企前修自揆讀書非爲平生溫飽之計

願言竭節用副上心忠孝之期

知贛州到任謝表

九重選牧錫類天寬千里承流奉親地近昉共侯度丕戴王
休伏念臣某才本空疎分安孤苦身逢盛代夙自屬於丹心
家有重親晚相依於白髮頃叨漢傳往即楚封何敬非刑粗
殫審克不遑將母私切懷歸嘗懇懇以陳情冀高高之從欲
遄蒙異渥特畀近麾繼頒旨以趣征已鞠躬而祇上祿及一
門之微賤恩同大造之生成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堯舜之
資行曾閔之道嗣寧王之大歷悲我成功奉太后之萬年與
天齊壽遂使忝求芻蕘之寄亦獲供啜菽之歡臣敢不老老及
人親親爲政由家達國期興遜以興仁以子移臣寓爲忠於
爲孝

皇帝登寶位本州賀表

天作之君表冠倫之大聖父傳於子昭立嫡之至公曆數維
新神人胥慶恭惟皇帝陛下以周元子爲舜重華大德生知
聰明以臨齋莊以敬一人有慶進退可度容止可觀積累厚
而孫謀深謳歌同而神器定無爲而治有道之長臣叨領虎
符踰瞻龍御建皇極而王天下幸際昌期開明堂而朝羣臣
聳觀初政
元

謝賜禮幣表

吳澄

伏以接地風雲際會親逢於明主麗天日月照臨遠及於老
臣賜之以府庫之財衣之以筐篚之幣承恩過厚揣分何堪
俯瀝愚衷仰塵睿聽伏念臣荆揚賤士樵牧孤蹤幼誦孔氏

之遺書無由見道長值朝端之興運有幸爲民愧碌碌之譎才乏卓卓之奇節以言其文章則體格卑陋以言其學行則器識凡庸自甘晦迹於深山豈覬發身於昭代大鈞靡不覆幬小物亦預陶鎔惟成宗法至元首賁丘園之隱歷武宗逮延祐荐升館閣之華先帝擢之禁林今皇處之經幄講讀古訓對揚耿光誤蒙上聖之簡知得廁羣賢而布列然犬馬餘齒已非少壯之年螻蟻微誠莫展驅馳之志外之弗能效勤勞於郡縣內之弗能裨謀議於廟廊糜廩粟費俸錢素餐甚矣辱高位速官謗清論凜然因負采薪之憂遂辭視草之職雖心同葵藿常戀闕庭奈景迫桑榆宜歸田里未嘗毫釐有補於國況又耄耄無用於時淵度涵容寵錫優渥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博施海宇皆春忍令散材汨沒於泥塗欲俾

寸草沾濡於雨露閔憐周恤固君父惻隱之仁悃款控陳乃臣子辭讓之禮倘冒昧而拜貺實踧踖以懷慙敢致懇祈乞垂矜允收此九重之大惠全其一介之小廉一是歡榮等如祇受臣栖遲畎畝固難彊筋力以輸忠教誨生徒猶可竭精神而報上所賜鈔錠段匹除已嚮闕謝恩外未敢欽受謹奉表辭謝以聞

謝恩表

虞集

恩頒召瑗命以使華賜浹上尊宥之篚實荷皇明之下燭揆微賤以奚堪伏念臣性本穎蒙學尤迂僻論思獻納昔陪顧問之羣儒奔走後先願效馳驅於今日終匪適時之器不逃過實之譏炯炯丹心每若藿葵之向日蕭蕭白髮頓驚蒲柳之先秋福過菑生隨年至尚優容其出晝遂偃僂以循牆

西漢書 卷一百四十三
三徑就荒幾安身之無地九門既啓惟因夢以朝天已甘終老於山林敢望復還於臺閣當冕旒之清燕念簪履於棄遺三公明敷奏之言一札布允俞之旨重煩驛騎遠訪羈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學煥堯文聖躋湯敬繼志述事奉文母於萬年論道經邦咨師臣以百揆民物咸躋於仁壽皇風大底於清夸並育羣生不忘細物臣敢不力求藥石思致涓埃宣室縱還何補聖聰之達康衢有頌深知帝力之加

謝牋

大臣敷奏仍館職以賜環顓使至家錫宮壺而加錦恩沾草芥光駭里閭伏念臣昔事先朝徒因薄技學雖固陋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代逢聖明謂帝王之制坦然可舉載筆每親於黼座紬書已納於石渠庶幾一代之言允作百王之法甫

終青汗俄抱烏號歷嗣聖之重明陪老成之末議深慙衰謬有負使令疾疢日加不待嚴助之請告鬼神夜問尚思賈誼之召還沾漑醇醲衣被文采醴酒更設遺簪載華春陽下及於苑枯勺水實虞於盈滿茲蓋伏遇德隆扶日功厚補天憂在進賢夙贊秉文之治人惟求舊思皇訪落之殷顧通籍之腐儒眇侍輿之故物遂令屏棄亦被甄收臣質固顓蒙心知眷遇江湖雖遠孰非日月之照臨齒髮尚存敢昧涓埃之報稱

進龍虎山志表

道士 吳全節

臣全節言皇慶二年三月辛巳臣全節詣集賢院言信州路龍虎山前奉敕重作太上清正一萬壽宮成有旨以其圖來上臣全節謹以封上山圖請具錄爲志太保臣曲出集賢院

西漢志 卷一百四十三
大學士臣邦寧以聞敕翰林院侍講學士臣明善編述龍虎山志志成以授臣全節者臣全節竊惟茲山邈在江右實神明之都宅人物之奧區道德之家發蹟自漢以世相授承流至今然而傳聞異辭紀載無法雖有名勝隱鬱弗宣風氣之宜理若有待臣全節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皇帝陛下有相之道無爲而成曰清淨以臨民本立元之爲教自祖宗繼承之際蓋上下四十餘年嗣天師臣與材子弟父兄傳緒者三世大宗師臣留孫出入禁闈近承恩者四朝施及微臣嗣陪祕祝香火瓜華之盛衣冠章綬之榮推恩上及其私親錫命旁加於子弟其爲榮寵可謂至矣而聖眷深重欲其傳遠與山無窮乃因圖上於新宮爰俾更修於別乘詞臣涉筆方冊成書雲漢昭回衣被草木雷風鼓舞發揮山川垂之久長信在

金石夫周官職方之載泛及於方隅漢家封禪之書徒詳於祠禱未若斯志專而不誣臣全節感激遭逢誓言報稱幸一經於皇覽得藏副於名山益振元風少裨至治其龍虎山志三卷謹繕寫成四冊隨表上進臣黷犯宸嚴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明

進實錄表

解縉

伏以聖人受命啓萬世之鴻基史氏纂書示百王之大法是故堯舜之事載於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昭明日月炳耀丹青俾文人之垂徵實古今之通義矧創業垂統皆在於詒謀而繼志光前敢忘於記載鼎彝有勒聖哲相承鋪張極盛之闕休揚厲無窮之偉績歷述前聞之作允爲達孝之規欽

西漢志 卷一百四十三
惟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峻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應
千年之景運集羣聖之大成天命眷顧之隆起徒步不階於
尺土人心悅服之固未三年已定於京都龍飛雲從而華夏
蠻貊罔不率服日臨月照而山川鬼神莫不攸寧有過化存
神之功有綏來動和之應英傑不期而會遐邇不令而從盡
收當世之賢才大拯生民於水火羣雄歸命不戮一夫元主
遁荒禮遣其嗣四方幅員之廣亘古所無中國先王之典悉
復其舊傳聖賢道學之統守帝王心法之言罷黜百氏彌綸
六經範圍化工曲成萬物天休滋至而兢業貫乎始終諸福
畢臻而謙抑純乎表裏在位之久三十餘年升遐之日萬方
哀悼比於近古邈焉罕儔漢高年不登於中壽光武運僅紹
於中興唐高祖因隋之資宋太祖乘周之業皆未有若斯之

盛者也欽惟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天生聖
善克相肇基側微德邁於嬪虞開勅功超於胥古永協坤元
之吉夙開文定之祥鴟鳩均衆子之恩螽斯奄百男之應保
合承天之慶簡能造化之仁歷考古之后妃蓋莫盛於周室
然摯任誕聖而無輔運之績邑姜輔運而無誕聖之祥矧皆
起於邦君或克成其世緒降及近世皆非等倫若夫同起布
衣化家爲國調元翊運參機贊謀正位中宮十有五年慈訓
昭明文德通理家邦承式天下歸仁誕膺聖躬萬世永賴自
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皇帝陛下體合乾坤重華日月上天
申命卓然中興煥帝堯之文章纘武王之繼述孝事太祖有
見而知發蘭臺記注之書而徵以藩邸之副抽金滕石室之
祕又考於世家之藏爰當嗣位之初首頒修史之詔臣縉總

西江志 卷一百四十三
裁臣某等纂修慎選多士宴賜便蕃即開館於禁中屢繙閱於幾暇以百人之衆歷期年之久惟務校讐之事實無黼黻之能巍巍道冠於百王蕩蕩功超於千古是知禮樂征伐所自必有訓誥之文雲霞華卉之生何勞繪畫之力仰青天而瞻象緯尚奚形諸名言開玉府而見璠璣惟自慶其希遇因文序次莫抽一辭之贊揚據事直書永示萬年之謨訓謹撰述太祖實錄一百八十三卷繕寫成一百二十五冊謹伏闕上進

謝恩表

吳與弼

臣以菲才誤蒙聖明徵聘於去年五月十六日欽授臣左春坊左諭德凡四具本辭免乃蒙俞允賜臣歸田以其年十月十二日抵家臣誠懼誠喜稽首頓首伏以臣猥以愚庸起自

草萊遽登臺閣龍顏春煦聖德淵微曠古之奇逢固大有光於名教非常之至渥豈宜叨被於凡流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直以早衰犬馬之齡懇辭鷓鴣之署何意涓埃未答於萬一雨露游降於無涯宸翰昭回榮逾黼黻金帛璀璨重比丘山過憫餘生特頒月廩仍勞輶傳重辱皇華凡在斯文咸歆盛美顧茲微喘愈益慙惶雖君父之德曲賜全於生成而臣子之私實難勝於負戴瞻望宸極答謝無由無任感恩戀闕激切屏營之至謹差學生車泰奉表陳謝以聞

謝特恩賜建忠禮書院瓊恩堂寶澤樓表

夏言

伏蒙聖恩賜臣忠禮書院瓊恩堂寶澤樓特敕有司建造工部製扁給賜者臣誠懼誠感稽首頓首上言離明麗正觀經

天緯地之文乾健當陽邁風虎雲龍之會道逢交泰恩出非常御藻宸章日星赫其炳耀華堂雄構山川賴以光榮渥眷有加矜慚無措恭惟皇帝陛下天德地業育萬有而同仁湯武堯文冠百王而獨聖清明旁燭敦大兼容定禮作樂物法於羣幾之先制度考文收功於未論之後取善不遺於葑菲錄賢每棄其瑕疵如臣鄙樸之資亦在甄收之列但臣學未聞道徒有志於古人才乏通方實無見於當世詎意受知於上聖蒙恩越出於常流諫署從容久陪國論詞垣密勿數侍講帷方兼亞以詹端旋晉長於宗伯薦膺宮保顯陟孤卿祇近清光手詔枉厪於朝夕寵頒羣籍恩私優假於尊常顧蓬葦卑棲祇懼天章之藜乃絲綸煥發過叨宸藻之榮堂扁瓊恩銘刻琬琰之貴樓題寶澤慶流河漢之光重以書院之名

特加忠禮之賜維茲嘉號悉出淵衷惠錫頻仍褒稱備厚楮扁命冬官之大匠公功勤方岳之有司盛典彰隆寵恩崇異乃近代人臣之所未有實前茲世主之所罕施白鹿徒聞匪出玉音之特建紫陽尚在未緣聖主之親題南紀增輝中朝動色子孫永寶族里具瞻蓋將侈百禩之美談詎止專一時之幸會臣敢不彌堅素節益罄丹心非仁義不陳於前有謀猷則順於外竭忠於禮仰承聖訓之惓惓以正事君敢易臣衷之耿耿伏願天休滋至神嘏攸純聖子神孫衍皇圖於有永天高地厚祝睿算於無疆

謝恩表

魏良弼

臣於隆慶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接到吏部劄付為開讀事隆慶元年四月十六日該本部奉欽依陞授臣前職致仕者即

於當日望闕叩頭謝恩訖伏以九重頒鳳詔懽騰赤帝之符
萬里拜龍章驚溢素儒之分寵踰佩玉恩重橫金唯少卿列
四品崇階况奉常爲九卿清秩心皇皇而知感髮種種以俱
榮伏念臣綰綬先朝愧駕班於青瑣垂紳禁闥效鷹擊於黃
封欲希蹤汲魏而未能恨致君堯舜之無術戇愚數犯忌諱
忠豈類於批鱗狂瞽不中機宜鳴但同於仗馬荷先王待臣
以不死幸微軀回籍以全生蓋投閒散之地者三十五年而
享太平之休者七十七歲方報稱之無地復承命之自天恭
惟皇上應運而生握符以出謂倣邪莫先於旌直而求諫必
始於表忠特一日而頒鳳毛乃千金而收駿骨七列而躋四
列階聯北寺之榮青袍而晉緋袍色炫西山之彩衰齡極遇
聖主殊恩自知未盡之年悉荷生成之澤伏願留心草莽訪

落芻蕘養老而聞風歸者盡東海之濱西海之濱柔遠而重
譯朝者皆南蠻之長北戶之長臣無任感激瞻戀之至

國朝

擬

御書章水文淵扁額頒賜豫章書院謝表

鄧牧

伏以聖道在茲發山川之清淑天章倬彼聯奎壁以光芒垂
典訓於一方炳同風於三代懸象之明斯被含章之美可貞
作興爲齊魯之門榮生鼓篋崇示邁李桓之典體著鼎鐘臣
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聖人作而萬物睹象用占
夫文明禮樂昭而天地官書遂登爲風俗六經祖述無非一
畫所開四學代興悉後重華以起神禹之聲教誕訖特志錫
圭成周之辟雍遞傳更歌石鼓四術崇於樂正六書掌在行

人魯存易象春秋盛藻尚傳或或漢序儒林掌故餘風雅號
斌斌至如文翁之化被西川善承諭檄韓子之師延東粵丕
助鴻庥入其國而教可知觀於鄉而道亦易但使勸學明經
之意踵事增華何妨講堂山長之名因時遞建慨自文不師
古制非遵王聚何休之生徒未必明其據而立其義署邑咸
之精舍不免家爲說而人爲書雖教授著式於湖州倣行不
易若觀光請更於伊雒寢格已然惟王澤竭而頌聲微肆俗
言勝而大文隱未有陳常藝極思文動時夏之聲佩禮履仁
講德宣中和之氣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蒼字開天丹書得統殷五代之純德濬哲昭明盛三
雍之上儀重熙累洽翱翔藝圃則一張一弛之爲涵泳聖涯
而不勉不思之中固已太和鼓橐九重地同瞻霞蔚雲蒸猗

與元化丹青尺五天共仰珠聯璧合章矣慶矣息焉游焉伊
吳頭楚尾之區敷淺原條分禹貢沂聖域賢關之緒澹臺子
派衍孔門鹿洞旣隆重以師儒鶩湖亦表章夫睿藻惟茲書
院事在撫臣徐孺亭前濟濟章縫波屬韋公堤畔輝輝牛斗
星臨謂振德賴天語之丁寧而作人望雲章之丙奩自非殫
若精白曷克耀於高明

帝曰俞哉時乃功也飛騰八體遣虎僕以來前璀璨四言偕龍
賓而擁至錫名章水潦盡潭清賜號文淵蛟潛蠖伏紫泥開
處筆花五色俱霏琬琰鐫時墨雨九天欲渙龍鸞飛翥簷牙
帶旌旆之光金碧輝煌堂額闕冕旒之色日華雲爛宋宗之
飛帛難齊天造神輸唐主之補戈詎擬鼇戴而香浮寶鼎山
呼則喜動園冠從茲絃誦騰騰將彭澤廬陵之有耀即看豫

西江志卷第一四十三
章鬱鬱並嵩陽嶽麓以爭奇豈惟四國儀型足播萬年金石
臣等身疑書蠹才陋墨豬微言大義之莫聞升堂難隨游夏
垂露懸鍼之多昧執筆罕佐褚虞入馬帳之非高臨羲池而
未活敢爲都養竊以耳治勉事中書期於髮禿伏願大文彌
朴至教難名祥風甘雨以休徵玉潤金聲而自得象形會意
悉鼓舞於元和百濟新羅同觀光於國子將器車龍馬山澤
流輝而庶草華平庭階綉彩矣

西江志卷第一四十三

西江志卷第一四十四

藝文 劄子 奏疏

漢

薦徐穉等疏

陳蕃

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天挺俊乂爲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
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
備著於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
日月矣

唐

乞免民租疏

狄仁傑

彭澤九縣百姓齊營水田臣方到縣已是秋月百姓囂囂羣

西江志 卷一百四十四
然告歉詢其所自皆云春夏以來並無霖雨救死不蘓營佃失時今已不可改種見在黃老草萊度日旦暮之間全無米粒竊見彭澤地狹山峻無田百姓所營之田一戶不過十畝五畝準例常年縱得全熟納官之外半載無糧今總不收將何活路自春徂夏多草亡者檢有籍歷大半除名里里鄉鄉班班戶絕如此深弊官吏不敢自裁謹以奏聞伏候勅旨
宋

薦李觀疏

范仲淹

臣聞聖人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將盡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故為臣者以舉善為忠亦將竭知人之明副待旦之意也臣親逢聖宸嘗忝近輔輒慕前修之節少答非常之遇臣伏見建昌軍草澤李觀前應制科首被召試有司失之遂退而

隱竭力養親不復干祿鄉曲俊異從而師之善講論六經辨博明達釋然見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義實無愧於天下之士而朝廷未賜采收識者嗟惜可謂遺逸者矣臣竊見往年處士草澤周啓明工於詞藻又江寧府草澤張元用及近年益州草澤龍昌期並老於經術此三人者皆蒙朝廷特除京官以示獎勸臣觀李觀於經術文章實能兼富今草澤中未見其比非獨臣知此人朝廷士大夫亦多知之臣今取到本人所業禮論七篇明堂定制圖序一篇書三篇易論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編為一十卷謹繕寫上進伏乞聖慈當乙夜之勤一賜御覽則知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其人以母老不願仕宦伏乞朝廷優賜就除一官許令侍養亦可光其道業榮於閭里以明聖人在上下無遺才若不如

舉狀臣甘重受朝典謹具狀奏聞

奏劄乞罷制置條例司及諸路提舉官 趙 抃

臣近以制置條例司遣使四十餘人馳傳天下人情驚駭物論喧譁累具奏陳并與宰臣等數嘗面奏乞罷諸路提舉官屬其常平等事一切責成監司信賞必罰孰敢慢者而王安石強辨自用動輒忿爭以天下之公論為流俗之浮議順非文過違衆罔民近制置司所差官如張次山吳師孟范世京等七八人懇辭勇退唯恐不得所請夫要職顯仕人之所欲彼不願就者蓋知事悉乖戾不敢當之昨日安石再舉西川福建提舉官四員其愎如此近臣侍從臺諫官力言制置司不便司馬光因罷樞密副使之命中外人情莫不怪駭李常居家待罪多日孫覺張戡程顥三人各與安石論列於中書

又悉嘗上殿乞罷言職今日呂公著范鎮俱請郡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以言乎財利於事為輕而天下之民心得失為重矣以言乎提舉官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矣今夫不罷財利而失天下民心是去重而取輕也不罷提舉官而棄禁近耳目之臣是失大而得小也今中外人情恟恟如此更乞酌事之重惜體之大罷其輕者小者變禍為福易於反掌耳

奏薦李觀

余 靖

臣竊見建昌軍草澤李觀博學通識包括古今潛心著書研極治亂江南儒士共所師法曾於慶曆元年應茂才異等科祕閣召試下第退居鄉里四方生徒從之講習有此寒畯淹在草萊於臣鄰封不敢緘蔽臣又伏見草澤邵亢與觀同時

就試後來亢以臣寮奏舉已授職官今覲退居獨未蒙用伏乞朝廷特與召試以廣得賢之路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賢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亦不為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為陳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效欲微諷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先忤權貴而旁有羣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言事之職但為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

取信辜陛下納諫之意違陛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沈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之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為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沉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才會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閒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臺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止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叨被恩榮未知報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取進止

改撰詩義序劄子

王安石

臣伏奉手詔以臣所進三經義序有過情之言宜速刪去臣雖嘗敷奏以為文字所宜又奉聖訓再三但令序述解經之意不須過有稱道伏惟皇帝陛下盛德至善孚於四海非臣筆墨所能加損然因事宣著人臣之職也誠以言之不足為懼不以近於媚諛為嫌而上聖所懷深仁謙損臣敢不奉承詔旨庶以仰稱堯禹不爭不伐之心所解撰詩義并前進書周禮義序謹隨劄子投進昧冒天明臣無任惶悚激切之至

乞解機務劄子

臣伏奉聖恩特降中使令臣入見供職臣之懇誠略已昧冒天聽高邈未蒙垂惻輒復陳叙仰冀哀憐伏念臣孤遠疵賤眾之所棄陛下收召拔擢排天下異議而付之以事八年於此矣方陛下興事造功之初羣臣未喻聖志臣當是時心存

將順而不知高明彊禦之為可畏也聖應遠大非愚所及任事以來乖失多矣區區夙夜之勞曾未足以酬萬一之至恩今乃以久擅寵利羣疑並興眾怨總至臯惡之釁將無以免而天又被之疾疢使其意氣昏惰體力衰疲雖欲彊勉以從事須臾勢所不能然後敢干天威乞解機務竊以謂陛下天地父母宜垂矜憐論其無功則雖可誅閔其有志則或宜宥終始全度使無後艱而未蒙天慈顧哀猶欲彊以重任使臣黽勉尚能有補聖時則雖滅身毀宗無所避憚顧念終無來效而方以危辱上累朝廷此臣所以不敢也陛下明並日月何所不燭願賜容光之地稍委照焉則知臣之惓惓非敢苟忤恩指也臣乞且於東府聽候朝旨伏望陛下垂恩早賜裁處臣不任昧死于祈激切之至

舉彭汝礪疏

范純仁

臣近曾具可克臺諫官人姓名奏入亦曾與鄧溫伯等面奏彭汝礪等可爲御史中丞乞陛下早賜點差至今未蒙降旨伏緣舉直錯枉則天下心服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蓋用得其人則不惟朝廷尊嚴亦可使天下士風知所趨向則其選用當否所繫不輕臣職叨宰弼今逾半年未嘗進用一賢以居要列於臣可謂失職朝夕不遑寧處所以不避煩黷天聰伏望睿慈早賜選擇庶當聖政之初得以化服多士

論賑濟劄子

李綱

臣昨者入覲伏蒙聖慈宣諭江西旱災饑民闕食使之推行賑濟及至境上又奉親筆詔書令勸誘積米之家以其食用

之餘盡數出糶以濟流殍之苦臣仰體天意敢不夙夜自竭以奉詔旨自到本路與監司協力行移州縣凡有流徙闕食之民通融斛斗盡令給米收養共賑濟五萬九十二人又給曆州縣遣官簡察令勸誘積米之家減價出糶米麥穀二十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四石五斗其間亦有願入米麥以助官中賑濟者臣已各項開具數目別狀奏聞訖復勘本路連年早歉去歲尤甚臣到任之初米一升價錢至一百三十四文近來雨澤霑足早禾已熟米價頓減新米一升止四五十字將來秋成決有可望之理此蓋陛下勤恤民隱至誠惻怛聖德感召和氣之所致然今春小民乏本田畝有不曾種蒔者甚多人情方蘓未宜重取更望朝廷寬假有以涵養之乃爲得計昔周宣遇裁而懼側身修行而王化復行前日早暵安

西江志 卷一百四十四 六
知不為中興之資在陛下特加聖意而已

乞差軍馬劄子

臣竊見江西路環數千里為郡十有一為縣五十有三控引荆湖襟帶吳越為上流重地去淮南京西道里不遠平時商旅繇獨木渡江自光蔡以趨汴都最為徑捷當六朝時九江豫章皆重鎮屯兵選帥以臨之今朝廷保據江左審察形勢知此地之要害故與江東荆湖皆置大使付兵二萬假以重權錢糧優裕贍養不闕所以崇屏翰之勢為長久之策也近年以來軍馬撥隸他將錢米隨亦轉移疆場蕩然無捍禦之備倉廩枵然無蓄積之資而猶建置大帥是有名而無實其失本意遠矣且以江東荆湖論之建康有張浚一軍當塗有劉光世一軍武昌有岳飛一軍猶足以奮張軍聲以為翰蔽

江西一路獨無兵將沿江上下千里之間殊乏控扼使敵人不來則已如其果來乘間擣虛則無如江西者矣譬猶邪氣之傷人必繇間隙盜賊之妄意必出無備豈可忽哉臣昨者入對嘗具劄子乞先降畫一指揮軍馬錢糧之半伏蒙聖慈察見本末有矜從之意降付朝廷至今未蒙應副臣非不知朝廷方措置淮甸恢復京東西未暇及此然但知進前不知備後非策之得也今沿江所屯數十萬衆摘萬人以為一路根本似未為多臣昨自行在將帶到申世景一軍纔千餘人分遣討捕盜賊已差出三分之一見今諸郡竊發者紛紛未已正緣兵力單弱不能鎮服所致而欲使之捍禦大敵豈不難哉雖依近降指揮招補闕額禁軍然未經訓練何可倚仗非得正兵相兼使喚決誤國事又舒蘄黃三州實為江西屏

蔽見聽本司節制亦無軍馬內舒州隸劉光世蘄黃州隸岳飛臣近已具奏聞乞於劉光世軍中摘那二千人屯駐舒州於岳飛軍中摘那四千人屯駐蘄黃州緩急聽臣節制亦未奉指揮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都督府如臣前奏所乞差吳錫等軍一萬人克江西大使司軍馬仍令劉光世岳飛分兵屯戍舒蘄黃州與江西相為表裏庶幾敵人不敢窺伺一路生靈恃以無恐不勝幸甚臣以衰病難當重寄已具奏乞依舊在外宮觀差遣必冀矜從然不敢以將去之故不為國家深慮至計伏望聖察

減貢金劄子

洪邁

紹興間來每年遇聖節饒州有貢金一千兩而麩金十兩之額與他例同此不與焉本州先期敷科吏緣為姦豪商操權

私價轉增遂致一方久懼其害人莫敢言固知所起或云藝祖初年江南郡庫適有金取以獻長春節遂為例或云發運司持錢收買或云政和以來轉運司撥所部內散收三說得之傳聞無所考信第民困官憂已非一日後郡守唐文若奏乞蠲減詔付兩省時戶部郎魏安行持示左藏以他州攀例為辭遂不得免所謂諸路祇貢聖節只繫銀絹饒固有之且已兼任泉臬兩司之數乃若貢金千兩獨此郡任焉與他不等蓋失於敷陳也陛下恭儉愛民雖和糴百萬一劄盡免苟知此患必垂矜恤夫千金在朝廷視之為甚少在一州為甚多況民力極敝甚不堪支朝家蓄金除交隣錫賚外所用不多可與減除昔仁宗采張方平之對直降手詔罷河北榷鹽父老懼迎澶淵且刻之石臣之州民豈不知此臣不敢以鄉

井自嫌隱嘿不言儻蒙聖慈不以臣言為過願勿下有司徑以御筆蠲減令本州酌量措買不得仍前科斂民困稍蘓此患漸息仰請恩旨特賜宣示干犯宸嚴無任惶懼

白鹿書院奏

朱子

臣竊嘗伏讀國朝會要恭觀太宗皇帝嘗因江州守臣周述之奏詔以國子監九經賜廬山白鹿洞書院既又以其洞主明起為蔡州褒信縣主簿以旌儒學每恨無由一至其處仰觀遺跡及蒙聖恩假守茲土到任之初考按圖經詢究境內民間利病乃知書院正在本軍星子縣界而陳舜俞廬山記又載真宗皇帝咸平五年嘗勅有司重加修繕間因行視陂塘始得經由其地見其山川環合草木秀潤真閒燕講學之區而荒涼廢壞無復棟宇因竊念太宗皇帝真宗皇帝所以

幸教多士垂裕萬世之意其盛如彼而下吏淺聞弗克報稱萬一駭懼震懼不皇啓居既又按考此山老佛之祠蓋以百數兵亂之餘次第興葺鮮不復其舊者獨此儒館莽為荆榛雖本軍已有軍學足以養士然此洞之興遠自前代累聖相傳眷顧光寵德意深遠理不可廢況境內觀寺鐘鼓相聞殄棄彝倫談說空幻未有厭其多者而先王禮義之宮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希濶合軍與縣僅有三所而已然則復修此洞蓋未足為煩於是始議即其故基度為小屋二十餘間教養生徒一二十人節縮經營今已了畢但其勅額官書皆已燒毀散失無復存者不敢擅行收置輒具奏聞欲望聖明俯賜鑒察追述太宗皇帝真宗皇帝聖神遺意特降勅命仍舊以白鹿洞書院為額詔國子監仰摹光堯壽聖憲

天體道性仁誠德繼武緯文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及印版本
九經疏論語孟子等書給賜本洞奉守看讀於以褒廣前烈
光闡儒風非獨愚臣學子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乞支錢米修築石隄劄子

照對本軍邊臨大江舊有石砌隄寨堰住西灣水汊藏泊舟
船每歲江西諸州錢糧綱運并商榷舟船浮江上下並於寨
內拋泊或值風濤大作亦免沈溺之患公私兩便自紹興以
來不暇開修逐年風浪衝擊砌石損動往往多被回運空綱
偷般壓船前去以致寨內水汊沙土填塞積歲之久不復開
浚重載舟船不免於石寨外江心排泊沿岸石磊不堪繫纜
每有大風震作漂溺人船不容拯救前後拋失官私錢物不

可勝計本軍慮其所用工料錢米無所從出又恐土石一興
有妨農作緣此坐視不敢申請今緣本軍旱傷至重細民闕
食檢準紹興重修常平免役令諸災傷監司隨所分州縣有
興工役而可以募人者雖非農田水利各預行檢計工料錢
穀之數具利害奏聞本軍已委星子知縣王文林司戶毛迪
功躬親詣地頭逐一從實檢計到開修石寨去處合用工料
等錢五千三百七貫一百二文米四百五十六石四斗五升
本軍已行具申轉運使衙取撥窠名錢米僱募人工修葺去
後近準使司內牒止撥到移用錢一千貫文米五百石今照
先委星子知縣王文林司戶毛迪功檢計工料錢米並是實
用之數本軍今不敢全乞取撥望止乞更行增撥錢米付本
軍支散其餘少缺之數本軍自行計置貼助使司撥到錢米

西江志 卷一百四十四
趁此天氣和暖催募人工開修不唯官私舟船得免風濤之患且使飢民就役不致缺食

論都昌創寨劄子

熹竊見自古建立州縣與安頓營寨去處不同州縣須得山水環聚地土寬平可容官府民居去處而未必要害營寨卽須相度地勢果是盜賊來往所必經由之地可以卓望邀截不容走透方爲要害然後建立此事理之必然也故古人於此二者經度安置各有所處未嘗差互其州縣去處雖非要害然既有官府民居倉庫刑獄則亦不可無備故逐縣皆有尉司弓級大者百餘人小者不下數十人與營寨土軍表裏防護其用意亦備詳而深遠矣若以州縣去處瀕江帶河恐有姦人不測侵犯便爲要害則凡州縣少不近水設使果是

要害去處其縣道亦有弓手足爲防護不必更於弓手之外立寨招兵然後可以守也本軍都昌縣者地實瀕江然上有棠陰木門四望下有楮溪大孤山大小五寨近者四五十里遠者亦不過百餘里逐處可以卓望把截是爲要害其縣郭去處正在五寨之間又有尉司弓級額管七十五人四至八到在隆興饒江三州星子建昌兩縣之間卽與淮南州郡並無連接去處百十年來除李成大盜橫流之後不聞曾有盜賊直犯縣邑只於淳熙四年因有散亡窮寇三人匿跡舟中經由縣步初未嘗敢上岸作過却被尉司弓級緝捉驚趕卽時竄逸是時偶有饒州職官沿檄到縣中路得於傳聞意謂本縣已被焚劫遂張皇其事妄申憲司一時憑信便將官吏對移奏稱都昌縣接連淮南而南康管內都無一兵乞創此

西江志 卷一百四十四 十一
寨以天子使者持斧逐捕之威而為窮寇三人驚駭擾亂至
於如此固已可笑又況初不計算增兵百人一歲所費為米
一千八百石錢五百餘貫絹五百疋綿一千五百兩使州縣
何所從出亦不審慮兵官一員禁軍百人出在外縣使聽何
人節制於民有無搔擾致誤朝廷降此指揮自今觀之利害
得失昭然可見人無愚智莫不知之故本軍昨來輒具申陳
乞行廢罷今幸朝廷行下使司相度竊計必蒙洞照底裏力
賜主張使邑屋無侵擾之虞州郡免供億之費遂除一方永
久之害然熹愚慮尚恐州縣官員解事者少而便文自營之
私勝觀望畏怯之習深既不明形制要害之緩急又不察公
私事力之有無但恐廢罷之後萬一復有衝突或能累已又
見元係憲司陳請不無觀望之意雖到地頭相度往往不能

盡公竭慮而偷為一切首鼠之計或稱實係要害去處見有
招到軍兵造成寨屋難以廢罷上誤鈞聽則熹請有以折之
夫地勢要害衣糧耗費種種利害熹前已詳言之矣請更以
一事論之今所置寨正在本縣尉司之南數十步間若以弓
手為不足恃則廢弓手而專募寨兵可也今置寨以來弓手
之巡警未嘗敢廢近又會合外縣捉獲但淳莊賊而所招新
兵者飽食安坐未嘗少立功效及至本軍行下督責巡尉之
際其軍兵反教寨官申稱當來置寨只為防護縣郭不合下
鄉巡捕其無用如此但能在縣生事擾民詞訴不絕州郡相
去既遠縣官莫敢誰何若不早行廢罷向後郡縣民間之害
將有不可勝言者若蒙察此利害數端之實許行廢罷其見
招軍兵數目不多自可撥隸諸寨填補闕額見造之屋其數

亦少自可就近撥充弓手營房他無所用也豈可明知其傷財害民有損無益而但爲此羸卒數人破屋數間之故留此巨害之根以貽患於無窮乎夫論事不論其利害之實而欲因陋就簡偷合取容以徇目前一切之計此乃世俗淺陋之常談宜不足以惑高明之聽然熹之愚亦有不能無過計之憂者故敢復盡其言伏惟幸垂察焉其或議者尚慮復有前日舟中三人之盜而不可以無備則望鈞慈更垂體察只勒本縣立限招足闕額弓手更於額外增置二十五人湊足一百人亦足以增重形勢防衛不虞而弓手係屬本縣縣尉知縣等級相承名分素定易爲拘轄比之立寨招軍利害蓋萬萬不侔矣其都昌縣與諸寨相去遠近里數形勢今并彩畫成圖連黏在前乞賜鈞覽

論南康移治利害劄子

熹輒有愚懇仰瀆台聽近準安撫衙牒備承使司公文差委池州余推官前來相度曹大夫者所陳移治湖口改割兩縣事本軍已遵依行下兩縣相度去訖然其事理實有不難知者本軍建立二百餘年兵火之餘埽地赤立今又五十餘年官府民居方稍就緒然猶頗有未備處若更遷徙必致狼狽兼今來民力已極困弊官司尤覺煎熬移治所費少亦不下數萬緡不知何所從出又聞湖口地步窄狹目今爲縣尚且費力若欲建軍壘城壁官府倉庫牢獄所占地步計須十倍於前未知何處可以安頓設使可以安頓亦必起遣居民毀折其屋占奪其地乃可營建不知今日幸無迫切利害何必爲此以動搖人心爲國取怨此移治不便之說也至於改割

兩縣則兩縣距今南康治所道里近而去江州治所道里遠南康財賦取辦於建昌星子者過半而湖口彭澤二縣所入不足以補其數雖上供歲額或可隨縣改割而本軍官兵吏員廩祿不知何所從出此割縣不便之說也竊意此事終久決難施行而徒煩費文移動搖衆聽使兩處軍民之情疑慮惶惑不安厥居極爲非便熹衰病之餘扶曳來此旦夕卽爲引去之計視此不啻如傳舍豈有毫髮顧戀之心特以旣荷聖恩強畀民社旣未能有以使其人安於田里而無愁歎之聲誠不忍更使復爲庸人淺議所擾故敢直以己意冒昧申呈其詳見于公狀欲乞台覽早賜奏陳寢罷其說以安兩處軍民之心不勝幸甚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

熹昨日伏蒙面諭許賜行下究實都昌木炭價錢利害特與蠲減仰見仁人君子所以愛民之實不爲苟悅於一時而所以爲之計慮深遠如此感幸嘆息無以爲喻適準使帖謹已遵稟施行續當條上然熹竊伏思之復有一說上可以推廣台慈矜恤之惠而下不至於多失有司經常之入敢預言之以俟采擇謹按木炭本以稅絹紐計納本色比之納絹所費已增一倍之數折納價錢比之納絹所費又增三倍之數反覆紐折至於數倍上違法意下損民力本軍三縣皆受其弊然二縣距使臺爲遠津般本色其費不貲故雖價錢稍重而不敢深以爲苦都昌則距使臺甚近而津般不難故獨願納本色而深以價錢之重爲病要之以錢比絹而論之則三縣之事體初不異也熹前者妄論未能及此向若使司直從所

請令納本色則熹不及有所議矣今乃幸蒙矜念更令究實却與蠲減是以熹得復有所言欲望更賜詳酌三縣第三等戶一槩重行蠲減其上兩等人戶却令且依舊送納庶幾一郡細民均被大賜而上兩等戶事力稍重猶可不至大段狼狽兼亦不至多失使司財計免致別有經畫實為利便須至申稟者

延和奏劄七

臣昨任南康軍日嘗奏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及乞以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并版本九經注疏給賜本洞今亦未蒙施行而朝野喧傳相與譏笑以為怪事臣誠恐懼不敢不盡其說謹按本洞書院實唐隱士李渤所居當時學者多從之遊遂立黌舍至五代時李氏為建官師給田贍養徒眾甚盛迨至

國初猶數十百人太平興國中嘗蒙詔賜九經而官其洞主見於會要咸平五年有勅重修仍塑宣聖及弟子像又見於陳舜俞所記簡牘具存可覆視也夫以此洞之興原其所自雖若淺鮮無足言者而太宗皇帝真宗皇帝眷顧褒崇至於如此則聖意所存至深至遠必有非下吏淺聞所能窺測者今乃廢而不舉使其有屋廬而無勅額有生徒而無賜書流俗所輕廢壞無日此臣所以大懼而不能安也然竊意有司所以不能無疑於臣之謂固未必皆如譏笑者之言殆必以為州縣已有學校不必更為煩費耳如其果然則臣請有以質之夫先聖禮義之宮與異端鬼教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君無父之說孰利孰害今老佛之宮徧滿天下大郡至踰千計小邑亦或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勢未已

至於學校則一郡一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絕至於如此則於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今有司非徒不能有所正於彼而反疑臣之請於此臣不能識其何說也今幸蒙恩賜對故敢復以爲請伏願聖慈下臣此章特從其請旣以紹承先志啓迪羣心又以丕闡大猷昭示抑邪興正之漸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止

奏乞科撥糴本賑濟飢民劄子

徐鹿卿

臣聞孟軻之言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臣謬以匪才蒙恩將漕其爲牧也大矣忍於視其死而不求其所當求是爲負民未嘗求焉而逆料其不得是爲負國臣職守所在敢冒昧而一言之臣入境以來仰體聖朝任使之意周行原隰自南康池陽太平以達於建康凡

歷四郡所至延見士民咨詢利害而足跡之所未及者亦博加採聽其病民之事固非一端然最以歲事不登粒直翔踊爲大苦歲入旣虧而淮民又聚食於江南加之剽掠焚蕩時時竊發目下米一斛廉者六七十千高者至百餘千流離殍死氣象蕭然客販不通而常平義倉之積無幾等第人戶皆已應令和糴羸羨不多雖見行勸分未有可恃所至勸令種麥亦且未保收成此去來歲早熟尚是半年中戶已皆有轉壑之慮下戶從可知矣臣昨克員宰旅備知國力有限然誤當陛下委寄芻牧之求責實在臣竊照嘉定八年民之憔悴未如今日之甚朝廷爲捐建康府轉般倉平江府百萬倉米三十二萬石及度牒一百道會子十萬貫準糴二十萬石通爲五十萬石又爲之蠲租已責變糴爲濟凡可以救民命者

無不為也今固不敢以此望之朝廷譬猶父母之於子雖旦
旦焉饗粥不給之慮然慈愛之情忍食而遺其子乎臣按本
路九州四十三縣大體皆歉而輕重亦自不同有早禾及分
而晚稻不收者有高田甚旱而圩田就熟者今縱未能槩行
賑恤亦當擇其甚者略思所以接濟之策以示聖朝當財計
窘束之日猶未忍頃刻而忘吾民浙西兩淮湖南北之米既
無可仰惟江西一路差稔雖朝廷和糴數多豈無尚可通融
臣愚欲乞聖慈軫念一方之民特賜睿旨下封樁庫科撥十
八界新會一百萬貫下本路為糴本令臣與諸司公共商議
一路合濟者幾郡而郡之合濟者幾縣一縣合濟者幾鄉而
鄉之合濟者幾戶其旱勢稍輕者不與焉却以本錢分撥下
各郡委官往江西路照時價收糴米斛候到減原價三分之

一專一分場糴與下戶將來除豁船脚等費及所減一分價
錢外却將糴到錢據實數拘收樁還朝廷如此則所損不多
可以助勸分之所不及投醪割炙恩雖微而意則厚是亦維
繫人心之一端也如蒙特賜俞允即乞速降旨揮施行仍降
付尚書省劄下本路諸司公共相度依嘉定八年例分州措
置及劄江西安撫轉運司行下所屬州縣照應收糴通放仍
免所過商稅須至奏聞者
元

奏民間利病疏

程文海

竊惟建昌雖名一路而在宋時止稱為軍本是撫州屬縣兩
處民戶物產大不相侔況建昌四縣近又割出管內南豐一
縣以為州事力小弱甚矣今江西却於建昌路安機一百張

每年造生熟緞匹二千二百五十段而鄰近撫州路止安機二十五張建昌何重撫州何輕撫建甚近土性一同非建昌獨宜織造也緣建昌曾有一路官刻下民媚上司妄添數額遂不可減作備有自流毒無窮本郡不堪其憂臣昔家此實所稔知如令比附撫州依例特與末減似宜公私易為赴辦段匹又加精好而本路之民少得一分之寬然此特建昌一路與織造一事也其他路分及工匹等事如此不均者亦乞令各處有司比附上項事理施行生民幸甚

直陳江西廣東事宜疏

劉鶚

臣鶚伏以比歲逆賊嘯聚夥黨併合醜類多方告警焚我蕪黃陷我江州諸路守臣皆棄城而逃遁總管李黼以無援而戰死臣履任之日濬治城池繕修器械召募丁壯分守要害

偕諸將士百計捍禦雖事勢窮蹙之日宜為安疆定國之計者也數年之內強寇稍却民賴安居十七年荷蒙聖恩授臣廣東廉訪副使聞命之日星夜奔馳度嶺而南修城濠繕甲兵仰仗天威軍士稍集民志得寧十九年遷臣守韶整頓軍旅撫綏地方城郭完固猺獠遁避謹將江西廣東兩省事宜為陛下直陳之江西以鄱陽為襟喉以江州為輔臂袁臨吉贛當楚粵之要衝撫建廣饒控閩越之關隘至於龍興名為省會居中應外宜慎簡良帥增設重兵諸郡有警則分兵援之至於各府則修築城池固守隘口團練堵截糧餉既裕兵氣自奮誠能於九江湖口各增一營衛備兵捍衛各置戰船百艘相為應援則荊陽諸盜不敢窺九江湖口而臂指相應矣建昌信州又於關隘謹以烽埃守以重兵則藩籬固而閩

浙一帶不得越境而寇矣廣東事宜節刪自紅巾賊劉福通起兵於汝潁大為心腹之患焚蕪黃陷江州是不獨江西一省也方國珍聚眾海上屢降屢叛焚掠沿海諸郡又不獨廣東一省也夫李黼之死於徐壽輝孤城無援也秦不華之死於方國珍駐海兵單也趙勝普戰湖口而行省臣星吉死之張士誠據高郵而知府李齊死之凡若此者既不能深防曲慮以消禍患於未然又不能選將練卒以圖恢復於目前天下之弊起於因循而成於蒙蔽州郡告警而方鎮不以為然也方鎮告警而內部不以為然也夫國家安危民生休戚大臣不以聞主上不得知其患可勝言哉臣願陛下嚴簡擢之法省參督之制覈功賞之實奮刑威之斷舉一將則眾議必簡任一

人則羣疑莫奪賞一功則疏遠不棄罰一罪則貴近不疑如是則人格其心官奉其職由是而芻糧可克器馬可利城塹可固練習可閒斥謀可明號令可信雖八荒之遠六合之廣皆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若江廣區區之地又何必深長慮哉敢撫其大端約其形勢惟陛下斷而行之耳

褒崇忠節疏

李奎

臣聞忠節乃萬世之大閑褒崇實朝廷之盛典自三代以迄宋元忠臣烈士清風偉節足以感發人心千萬載昭昭如一日者皆由英君誼辟舉褒崇之典或立祠致祭或定謚追封不忍使之泯沒無聞於後凡所以正人心厚風俗扶植綱常激勸士類為世道計也今考得宋忠臣謝枋得字君直號壘山係臣原籍江西廣信府弋陽縣人按宋史列傳及集賢李

道原所撰墓碑稱其學通六經淹貫百氏寶祐丙辰舉進士以言直忤權姦賈似道由架閣謫居興國軍連以史館祕書召不赴元兵至江南宋趙葵宣撫江東西辟為屬尋授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督義兵守饒信撫三郡屢與元兵戰甚力以兵少勿支宋運既革往隱於閩元侍御史程鉅夫薦宋遺臣三十人以枋得為首承旨留夢炎累章薦之江西行省丞相管如德淞江行省丞相蒙古台將旨召之俱不赴每致書力辭忠義之語出自肺腑後福建行省叅政魏天祐欲以薦枋得為功枋得見天祐傲慢不為禮被拘執北行至大都不食而死妻李氏守節自縊於建康獄中弟禹在九江以不屈斬於市季弟君澤君烈俱死於國事伯父徽明為當陽尉與元兵戰死二子趨進抱父屍死子定之賢而文累薦不起一

門之內秉忠守節視死如歸皆由枋得身教於家使然也為文章史稱高邁竒絕汪洋演迤動關世教所著易書詩三傳及著解四書雜著詩文六十四卷節操孤峭徵見於菖蒲之歌言論激烈復形於漕運之策嘗自誦曰清明正大之心不可以利回英華果銳之氣不可以威奪其自信率類此昔胡一桂嘗稱之曰斯文倚之為命脈衣冠賴之以綱維義夫節婦得所矜式而益堅亂臣賊子有所觀望而羞愧道德之興廢關係於先生之一身然臣弋陽自歷代以來擅道學忠節之名聳後進之景慕者獨枋得一人而已及求諸天下稽諸往古能如謝氏夫婦伯弟死忠死節萃於一門亦不多見妻李氏永樂初已蒙朝廷登載烈女傳足以垂耀不朽柰枋得祠宇未立封謚未加後人無所稱仰實為缺典欽惟皇上以

節義風勵天下以忠孝植立綱常凡古今忠臣烈士義夫節婦有關於世教者悉蒙旌褒况枋得爲近代忠臣忠肝義膽與金石同堅高名峻節與文天祥相表裏著書立言皆發明正學羽翼六經推其道足以隆治而善俗聞其風可以立懦而廉貪誠一代忠節之表表最著者如蒙准言乞勅禮部照例將已故謝枋得定謚褒贈仍行原籍有司創立祠宇歲時致祭如是非特慰忠義之魂於九原冥漠之中尤見聖朝旌忠顯良之盛典超越前古使海內之士得以瞻拜祠下景仰風節莫不有所激勸興起其於世教豈小補哉臣與枋得生同鄉邑每履景慕今幸職居言路不容緘默干冒天威無任戰慄屏營之至

正名分疏

周叙

翰林院侍讀臣叙謹題爲正名分事臣聞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名分者朝廷之大防百司庶府之所當詳定而恪遵者也欽蒙皇上勅令修建在京各衙門規制煥然羣臣忻忭正統七年九月十三日各官俱赴新造衙門視事翰林院以公座未定遂致上達聖聰令禮部尚書胡濙至院定奪除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二員中座訖其餘兼官學士尚推讓不一臣等竊惟翰林禮法之所自出其體統原有公會可徵今公座宜依公會爲次正面左一座楊士奇正面右一座楊溥其左傍第一座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王英宜居之右傍第一座翰林學士錢習禮宜居之其次若學士藺從善陳循侍讀學士苗衷侍講學士高穀馬愉各宜以次設立公座其

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王直原在翰林院管事又兼經筵官其官品出處與王英同然近年已專管禮部事本部自有公座難再增設若本官至院宜仍依品級序坐至於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金問自前及今並不曾於本院管事公會亦未嘗一日書押名字難比王英例本院公坐俸糧俱在太常寺關支若欲正坐次宜只於太常寺如此則名分正禮法公上不忝聖朝建官列職之典下允愜羣言推讓之情臣等忝居翰林屬官禮儀所關不敢隱避謹采衆議具題以聞

薦吳與弼疏

陳述

臣先差江西清軍復差審刑訪得撫州府崇仁縣儒士吳與弼乃已故國子監司業吳溥之子賦性端凝居家孝弟經史

該博理學貫通守道安貧動循矩度約年六十心忘仕進躬耕隴畝以教其鄉其教人之法本之以小學四書持之以躬行實踐益久益勤人多感化臣觀宋儒程頤以司馬光薦由布衣而爲侍講蘓洵以歐陽修薦布衣而爲主簿元儒許衡亦由布衣召起京兆提學繼爲國子祭酒若此數儒有功當時有功後學臣竊以吳與弼德修於已行孚於人學宗程許文法歐蘓絕跡公門不求聞達以道自高人所推重眞儒者之高蹈盛世之逸民養高丘園蓋亦有年累次薦舉不屑就已仰惟國朝自太祖高皇帝以來崇儒重教列聖相繼垂九十年文化之盛超軼前代皇上中興大業政宜獎用賢才以勵風教如蒙准言乞勅該部遣使優加禮聘赴闕或如宋哲宗之用程頤則以之侍經筵必有資於聖學或如元世祖之

用許衡則以之任太學必有益於後進緣係舉保賢才事理未敢擅便謹具奏聞

請建祠表墓疏

左贊

伏覩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詔書內一款各處帝王陵寢及名臣賢士墳墓有被人毀發者所在有司卽時修理如舊令附近人民一丁看護免其差役此皇上仁厚之盛心曠古所無之令典也臣原籍江西建昌府南城縣人竊見本縣有宋太學說書李觀墓在鳳凰山麓祝穆方輿勝覽紀觀無子孫每歲春秋守貳同學官拜掃以爲故事歷年旣久不惟拜掃之典已廢而其墳墓亦爲樵牧踐蹂若更數年必致毀夷臣考得李觀立心高古履行修整竭力養親雅尚恬退倡立盱江書院講明正學訓迪生徒學者稱爲泰伯先生其所著

述有易論禮論共二十篇富國安民強兵策各十篇明堂定制圖序周禮致太平論皆足以羽翼聖經發明治體又有平土書二十章得井田之遺意慶曆民言三十篇論時政之得失其他文字若太學議袁州學記之類皆可矜式當時名臣范仲淹余靖交薦其賢先儒朱熹稱觀周禮論與其意合聖朝纂修五經大全觀所立言亦見采錄臣聞古者鄉先生沒則祭於社如觀者可謂一代之名儒後學之師表不但如古所謂鄉先生而已今墳墓荒蕪俎豆不及臣竊惜之欽惟國家崇儒重道以壽斯文之脈以衍太平之運如蒙准言乞勅該部行移有司封其塋域禁約樵牧照例令附近人民一丁看護仍於墳所量立祠宇歲時致祭則於風化不爲無補矣

乞終養疏

高明

臣聞爲人子而不克承其父者則不敢當於其後爲人臣而不見察於君者則不敢立於其朝臣始者以才德菲薄冒昧重寄爲一宜退父母頽年所望塊肉爲二宜退臣之弱稟加以病疾爲三宜退上干穹昊切望哀全豈意綸音未蒙俞察臣以是愈知皇上天含地縱覆載無涯惟欲卵育而鱗全之也臣雖至愚豈不知感況臣聞之壺飡之死賤士猶能銜鉤之恩微物尚報顧臣久沐甄化素業儒書祿位二十餘年父母兩霑天寵身自頂踵家自耄倪胞胎長養俱出霈恩淪骨浹膚豈足云喻臣至是而不益堅氣節愈效涓埃揆以大倫臣實死罪但臣竊度老無再少之理疾有漸衰之幾父母旣老臣又有疾此臣之懷所以最迫甚逼不能不懇懇者蓋臣之父母止臣一子竟使隔離情豈堪處且臣雖弱病年方五

十父母癯體俱將八旬臣如未死委致之日尚遙父母縱安生存之時能幾將欲奉以就養江流險阻豈暮年事將欲數以書問怵怵兒語徒割老懷使臣今以往尚罔回期臣悲父母之衰父母思臣之疾兩地一情牽纏曷已是必各傷心志並愴肺肝心肺漸傷性命可慮若臣因父母喪生百死何論脫父母因臣致變死有餘辜臣是以再滴血誠塵瀆天聽伏乞皇上下推孝理特降慈仁察臣微誠允臣歸養臣亦豈敢釋然長往也且養且藥益進益修誓當再竭駑駘以俟驅策甘心殞首用報殊恩

題請陳澔從祀奏

劉定之

臣竊見聖朝尊崇儒道於先聖孔子所刪述五經足以垂世教者屢次表章尊顯有加無替太宗文皇帝命纂修五經大

全英宗皇帝命刊刻五經註解皆頒賜天下分布學校皇上
自育德春宮以至於今御經筵所讀講必以五經爲先誠萬
億年太平根本所繫也然自有五經以來訓釋何止數十百
家聖朝於易經專取程頤傳朱熹本義於書經取蔡沈集傳
於春秋專取胡安國傳於禮記專取陳澹集說者豈非以其
尤得聖人之旨哉永樂中所纂正統中所刻今經筵所進與
夫天下庠序場屋所用無不以是也夫旣專取其說固宜褒
異其儒欲褒異之莫若俾得從祀於先聖廟庭今之從祀舊
規有程頤朱熹矣又廣新制及胡安國蔡沈矣斯皆以釋經
有功也惟陳澹未與其列以臣觀於澹釋經之功雖未敢追
程朱二子之躅亦可以次胡蔡二氏之肩况前代釋經如何
休賈逵范甯杜預等今聖朝取其說無幾耳然尚從祀則若

澹之專用其說者以之從祀夫何間然昨學士商輅請欲將
以從祀若澹等并下禮官儒臣公同博議伏候勅旨施行

請復常平疏

林俊

爲備糴本以復常平事臣聞古無常豐之歲而民不患於不
給無他積之有豫也夫民司命者官而恃以爲命者穀穀不
積民有衣寶玉而死者矣故預備之計于民最急今江西所
屬預備倉穀積蓄俱少臣竊憂之宋仁宗時嘗出內庫百萬
緡以助糴本今日內庫臣未敢知若承差吏典納銀之例又
妨政體彼善之法冠帶尚義猶可行耳伏望特勅該部計議
奏行布政司招納義民官一千名除問革官吏外不拘本省
別省客商軍民舍餘老疾監生廩增附學吏典及子孫追榮
父祖各聽銀七十兩者授正七品五十兩者正八品四十兩

者正九品各散官二十兩冠帶榮身監生減十之三廩膳減十之二陸續填給收完銀兩分俵各縣以資糴本各該冠帶雖不免其差徭亦用加之禮貌毋妄黜罰毋輕差遣使絕陵轢樂于順從其不願冠帶願立表義牌坊者若出穀二百石亦容蓋豎不限不停以補官乏臣又見凡問口外為民邊遠充軍罪囚或逃而不去或去而即逃徒名治姦無益事實乞勅法司計議除情重外如扛幫誣告強盜人命不實誣告十人以上因事忿爭執操兇器誤傷傍人勢豪不納錢糧原情稍輕不係巨惡叅審得過之家願納穀一千石或七八百五六百石容其自贖免擬發遣其誣告負累平人致死律雖不摘情實猶重并窩藏強盜資引逃走抗拒不服拘捕本罪之外量其家道罰穀自五百石至一百石以警刁豪俱由巡撫

叅詳無容司屬專濫臣仍與巡按督併二司專責守令于囚犯紙米并應追贓罰工價逐旋存積務取數足為期不容分外科罰如縣一十里則積一萬石二十里則積二萬石糴本精選該縣行檢富戶量力領買上上六百石次四百石次三百石不許市民公役冒領侵費專厥收受名曰常平如秋成穀賤六石糴入春夏穀貴五石四斗糴出秋成五石糴入春夏四石五斗糴出每石明扣一斗以備折耗存積俱令社長社正開報貧民每丁止買二錢以杜兼利前項銀兩當令前該富戶給領秋成照價糴入穀貴依前糴出循環如常若穀賤年分不必發糴所貴上下相資人法並任同心遠大之圖用復常平之政臣再勸社民各立義倉與義學義塚例置名曰阜俗三義盡一義者書一義之門二義三義稱是義倉之

畧社中富民任其出穀六百石或四百石別處一倉極貧利
一分次貧利二分春借秋還轉相賙助民樂表異似亦可從
若常平既復社倉又行則饑饉有備而地方可保無虞此預
備至計子民至急而江西今日尤為急者伏惟聖慈留意

補遺典以昭忠義疏

唐龍

昔我太祖高皇帝翦除羣盜建都金陵偽漢陳友諒率水軍
一夕掩至江西王師南下偽丞相胡廷美詣軍門納款乃命
叅政鄧愈留守會廷美裨將祝宗康泰作亂愈走復命左丞
徐達討平之於是朱文正為大都督鎮守其地友諒聞之
乃悉衆以巨艦攻城甚急自癸卯夏至秋凡八十五日文正
命諸將分兵拒守友諒竟弗能克遂有鄱湖之捷焉時則有
若平章趙德勝者晝夜巡城為流矢中左脇而卒右副指揮

使劉齊右翼元帥同知朱潛統軍元帥許珪三人者領兵取
吉安友諒軍至齊等力戰俱歿於陳左翼元帥副使牛海龍
突圍出戰中矢死樞密判官李繼先左副元帥趙國旺俱以
圍急繼先出戰殞於敵中國旺引兵燒賊艦追者至投橋而
死洪都知府葉琛臨江府同知趙天麟江西行省都事萬思
誠康祝之變琛思誠迎戰死於市天麟守臨江府城破死之
管軍百戶徐明當圍城之日友諒陰設陷阱數臨城誘戰明
乘間躍馬出城射賊賊走明追之墮阱中賊脇之降不從尋
殺之張子明者張元帥之子代父為間使走金陵求援兵還
至吳城被執友諒強授以萬戶令其徇城給衆降子明佯許
之至城下望城大呼曰我張大舍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救
兵且至我必死幸見諸公賊怒攢槊刺之死城下又若張德

山夏茂成皆軍士勇敢善戰德山以夜半潛出城焚賊舟事
覺遂遇害茂成守城樓當賊衝中飛礮而死以上凡十四人
友諒滅太祖念十四人忠義立廟於南昌府歲時祀之贈趙
德勝梁國公劉齊彭城郡侯李繼先隴西侯朱潛沛國郡侯
許珪高陽郡侯趙國旺天水郡侯葉琛南陽郡侯張子明初
贈武毅將軍加贈忠節侯牛海龍隴西郡伯趙天麟天水郡
伯徐明合肥縣男張德山千戶夏茂成總管獨萬思誠則未
之及臣追慕遺烈詣廟謁拜乃訪聞其事及考國子祭酒郡
人胡儼所撰碑文亦曰思誠之贈未聞豈禮官或遺耶為照
我太祖始得江西也偽漢之強倍於曹操鄱湖之捷過於赤
壁趙德勝等十有四臣各誓忠義之心共成犄角之勢分兵
力戰爭死如歸既頒褒恤之恩均沾顯榮之秩獨萬思誠仍

列都事夏茂成僅加總管事本相同報若有異夫人臣之效
死固無望酬之私而國家之顯忠當存過厚之意是雖一時
遺文遂為今日缺典如蒙勅該部查議將萬思誠一體追贈
夏茂成亦加贈千戶庶幾賞不遺忠政不忘遠國典全而人
相勸矣

題請主洞官疏

為慎擇儒官兼管書院事竊照宋儒朱熹於淳熙中知南康
軍乃即唐白鹿洞遺址建葺書院以為講學論道之所規制
大備教化蔚然又括聚書籍置給田畝相傳至今近日巡歷
本府首詣書院展拜先聖先賢見得祠殿荒涼門廡零落往
來皆牛羊之跡前後俱蔬稼之圃及訪書籍已多散亡田畝
亦浸遺失詢厥所由蓋因無官綜理每年止是本府星子縣

編僉門子二名輪流看管以致狼狽至此夫必欲設官尤恐費事緣本府儒學距書院僅十五里但得一學行教授兼管足矣然誠難其人焉近該本府呈報所屬官員姓名脚色開註本學現缺教授臣訪得福建興化府教授蔡宗充由進士出身學問深該志行清古為貧而仕曲全孝友之心以禮自防弗為時俗之態誠斯文之正類後學之楷範也如蒙乞勅吏部查議將蔡宗充改調南康府教授不妨原職兼總理書院用修遺教仍行星子縣歲另給二力一馬往來跟騎於書院田租內月另支米三石食用以為常規一應上司俱要禮待勿令僕僕拜跪以示優重之意已後員缺常於進士內慎選銓補若能敦復風教有光儒業一體擢授科道及不次陞提學僉事等官苟廢學傷教聽巡按御史奏調黜不廢勸

懲庶百年之舊典復舉而一方之學者有依矣

乞表異忠義官員疏

竊照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江西宸濠謀反是日鎮守撫按及公差部屬并都布按三司各官進府謝酒宸濠羅列賊兵分布逆刃首呼巡撫都御史孫燧脇令隨往南京孫燧抗顏正色示以臣無二君之義次問按察司副使許逵逵反覆明其不可終毅然曰惟有赤心爾豈從反乎宸濠遂喝官校將孫燧許逵曳出俱斬於市隨將其餘各官拘執鎖禁於獄內時公差南京戶部主事馬思聰仰天憤嘆絕口不食死之繼有布政司叅議黃宏亦死夫孫燧許逵守正秉節挺刃而死雖古之忠臣亦不過此馬思聰黃宏雖暫就執尋即捐生道無辱於人臣志終白於天下但思聰視宏則尤烈焉傳曰

無仁賢則國空虛使當時皆如各官安意就縛屈身苟全而無四臣挺然於其間則何以為國家也哉先是城中有廟一所近該南新二縣父老將土偶撤去塑立孫燧許達二像并立馬思聰黃宏木主寘于其中私號全大節祠歲時朔望相率謁禱尤見四臣忠義之在人心者如此其深也但事出於下而不出于上遺烈雖存明典尚缺如蒙乞勅兵部查議將孫燧許達俱賜謚贈官各廕一子世襲馬思聰黃宏亦量為贈官仍襲馬思聰一子入監行令布政司查相應官屋改立祠宇將孫燧許達馬思聰黃宏並祀於中孫燧許達位次在上馬思聰在左黃宏在右之下照依勅賜祠額及行令本司查撥無主官田五十畝行南昌府收租以供祀典如此則不惟使人臣忠者勸不忠者戒抑見我國家有臣如此且俾萬

世之下指此罵宸濠曰亂臣曰賊子則四臣之忠義不泯而宸濠之惡罪益彰矣

留駕疏

舒芬

臣等竊見大祀後屢有南巡之旨今逾月矣以為公卿臺諫必能勸止乃者科道官等猶以為言而陛下此意未已也夫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逸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無非事者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近日陛下兩巡西北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號之聲上徹于天傳播四方人心震動是以今聞南巡衢路之民莫不逃竄而有司方以迎奉為急竭其財力以供萬一羣聚嘯呼為禍不細且陛下之出以鎮國公名號苟所至親王地方據勛臣之禮以待則陛下將朝之乎亦受其朝乎萬一循名責實求此悖謬之

端則左右寵倖之人無死所矣由此觀之則陛下巡狩非古
聖帝明王之舉而幾於秦皇漢武之遊博浪柏人之禍不可
監哉事幾著明非特臣等數人知之中外之人莫不知也然
大臣知之而不言小臣言之而未盡其志非恭順也蓋以陛
下之志不可挽矣天下之事不可為矣又以陛下大婚十有
五年而聖嗣未育故凡一切危亡之迹不欲為苦言以救而
聽陛下之自壞也尚有痛哭泣血不忍為陛下言者江右有
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為故物以朝署為市廛
以陛下為奕棋以除革年間為故事也特左右寵倖者智術
短淺不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
亦警蹕而出安肯輕褻而漫遊哉夫以陛下雄才大畧前古
無比誅鋤兇邪私愛莫牽苟有良弼為陛下責難陳善以擴

充之雖堯舜湯武不難為者矧於安宗社計治亂者哉昔唐
郇模乃賤丈夫宋陳東乃太學生猶不惜殺身徇國況臣等
俱法從之臣且受陛下國士之遇者哉伏願憐察臣等愚衷
降悔過之詔絕遊幸之念日親經筵修明治政建立國本戒
飭庶官以永太平之治則陛下真樂豈有過此而復求之汗
漫之遊哉

乞罷進貢疏

王 啟

臣聞防川者不患於川潰之時而患於築塞之後隄防為難
療病者不患于病作之時而患于痊復之後調理為難竊見
江西自王浩八等倡亂以後連年用兵用力幾耗一旦平復
如新築之堤朝夕巡視惟恐其復潰新瘡之軀動息無恙惟
恐其復作誠裕民止盜損上益下之時也陛下不以臣為不

才使居江右旬宣之官夙夜兢惕思莫補報到任以來首詢民隱皆謂進貢未除厲階猶在臣寢食不安是以忘其愚陋兼在待罪之時急急為陛下言之且以江西地方限帶山河無海錯異品可以供上用無珍禽異獸可以供玩好雖欲進貢不過常物況地瘠民貧常賦之供猶至逋欠臣自弘治年間任官於此未常見有所謂進貢自賊臣劉瑾詐傳聖旨之後遠近皆欲自結假進貢之名為納賄之計江西始有進貢斂官錢入私府誅求無厭民不堪命奸人乘釁而起流毒境內致動王師累年始平其禍皆起於進貢今瘡痍之民甫定呻吟未已正宜休息優養以解倒懸之急若復如舊誠恐流寇禍生亂不止于往日且如進新筍葛不惟出筍出葛之人戶受害凡一郡之人同為幫補猶不能交納則筍與葛之害

騷然矣進茶芽斑竹不惟出茶出竹之人戶受害凡一郡之人同為供送猶不能支持則茶與竹之害騷然矣他皆類是此猶不足惜也時新未熟已名上用使者所至凌虐官府則催辦之害騷然矣此猶不足惜也出省藏之官銀巧作買辦僉水夫之工錢名為乾折雖餅罐杠櫃之類皆有所出不止十倍其價則科派之害騷然矣其取無窮其名不一臣謂估計雖銀茶銀筍之類亦可辦也而進貢之費不可考也迄至驛遞馬頭去處亦騷然一空下至商賈船隻不敢灣泊失今不止其害必深夫川既築不可使之復潰病既療不可使之再發近見都御史彭澤論奏進貢事理甚晰所司奉行未至猶有應止而未止者如江西地方誠宜停罷以蘓民困如蒙準言乞勅該部計議早賜施行地方幸甚

正祀典以明大倫疏

劉魁

臣伏讀先賢孟軻之書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也蓋道而非此則非道學而非此則非學是道也先師孔子所以傳之於顏淵曾參孔伋而顏淵曾參參孔伋所以受於孔子之正脈也今考文廟之祭顏淵曾參孔伋在四配之位序坐於殿上其顏淵之父路曾參之父點孔伋之父鯉乃在廡下從事之列崇子抑父人倫何在臣恐諸賢有知不安於享久矣或曰文廟之祭所以序道統也顏淵曾參孔伋實得孔子之傳而博文約禮之言大學中庸之書又足以發明之不得不在四配之位若顏路曾點孔鯉則有間矣以其嘗在從遊七十子之中不得不祀既祀則不得不列於廡下矣祀典興於後代所以崇德報功雖嫌於崇子

抑父然實為道統計也夫復何害噫曾有棄父子之倫而可謂之道乎又豈有舍父子之親安俎豆之享而可謂之賢乎又豈有不顧父子之大義惟求著述之為功而可謂之禮乎惟求著述之功而大義有所不顧於是性為惡之荀況宗旨老莊之王弼附會讖緯之賈逵貪鄙無恥之馬融皆得並祀於廟庭至若宋儒精修實踐任重詣極如謝顯道尹焞羅從彥李侗陸九淵輩真得孔子之傳於千有餘歲之後使列於從遊七十之中當不在言偃卜商之下後世以其著述功少遂不秩諸從祀至今士論有遺憾焉夫沿襲已久莫之釐正亦蓋有待也今皇上以聖人建中和之極際百年興禮樂之期如近日郊祀之禮斷自宸衷光復成周之舊天下臣工莫不胥慶以為賢於堯舜遠矣皇上以堯舜孝弟之道治天

下忍使顏淵曾參孔伋不得叙其父子尊卑之倫於禮樂俎豆之地為身後無窮之恨耶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毫髮僭差而文廟祭祀之禮萬古綱常攸繫又禮之大者也可而可使其顛倒差謬一至此乎伏望乞勅禮官參考裁正或如先儒熊禾之議謂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點孔鯉孟孫氏配春秋二祭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為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或如本朝丘濬之議謂今天下州縣皆有祭處處皆設恐至煩瀆說者謂泗水侯孔林自有廟曲阜侯宜祀於其子顏子之廟而以顏子配萊蕪侯無後今嘉祥有曾子墓當有祠宜於此祀萊蕪侯而以曾子配否則特立一廟於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顏子曾子子思配然據濬之議使顏淵曾參孔伋得全

父子之親而不得使其父享大祀於天下竊恐冥冥之中亦有所未安也不若採禾之議別室另祭則父父子子各得其正春秋二祀彼此通享無復有遺憾矣及查荀況王弼賈逵馬融并宋儒謝顯道尹焞羅從彥李侗陸九淵輩學術素履應否從祀可出則出無泥於故常可入則入不牽於浮議使天下之人皆知聖賢道統之傳莫大於明倫而春秋享祀之禮惟在於考行空言無補實德當修訂千古未定之是慰諸賢未死之靈不惟學術明人心正而一代典禮制樂亦庶乎其大備矣天下幸甚綱常幸甚

西江志卷第一百四十四

西江志 卷第一百四十四

三



